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4/PV.67
7 December 1989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

第六十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9年11月29日星期三，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 主席：加巴先生 (尼日利亚)
嗣后：阿布登先生 (副主席) (苏丹)
嗣后：赫斯特先生 (副主席) (安提瓜和巴布达)
- 巴勒斯坦问题(39)
- (a)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
 - (b) 秘书长的报告
 - (c) 决议草案
- 工作安排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下午3点30分开会。

暂定工作安排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想告诉各代表团本周下半周和下周上半周的暂定工作安排。

12月1日，星期五下午，大会将就“中东局势”的议程项目37的3项决议草案作出决定。

12月4日，星期一上午，大会将审议第六委员会的报告。同一天大会将开始审议“议程项目18《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12月5日，星期二下午，大会将审议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12月6日，星期三上午，大会将审议议程项目26，“国际法院1986年6月27日对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的判决：必须立即执行”。同一天，根据议程项目39，“巴勒斯坦问题”，大会将就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

我希望明天通知各代表团其余的工作安排。

议程项目39（续）

巴勒斯坦问题

- (a)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A/44/35）
- (b) 秘书长的报告（A/44/731）
- (c) 决议草案（A/44/L.43至A/44/L.45）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想建议辩论的发言的名单将于明天中午12点截止。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同意这一建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塞内加尔代表发言，他将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言。

迪亚罗夫人（塞内加尔），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以法语发言）：我非常荣幸地谨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再次在大会发言，介绍“巴勒斯坦问题”这一非常重要的项目。

这一项目在15年前应56个国家的要求，其中包括我国塞内加尔，而被列入大会的议程。它们认为，大会处理巴勒斯坦人民的地位和命运问题是极为重要的，这一问题25年多来一直没有得到重视，虽然大会本身、安全理事会和其他联合国机构不得不处理1947年来成千上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和拒绝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的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而造成的恶劣后果和影响。

大会通过将这一项目列入其议程，不仅承认了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政治和司法的责任，而且还为被剥夺权利的人民提供了一个国际论坛，以表示其民族的存在和愿望，并努力恢复其自决权，以及通过其代表平等地参加国际社会的审议。随着后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建立，大会建立了指导国际行动和努力的机构，在实现巴勒斯坦权利的基础上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某些国家投票反对有些决议，而大会正是通过这些决议不仅基本上改变了对这一问题的国际态度而且还改变了政府和非政府各级的概念与观点，它们的政策与行动就是以这些观念与观点为基础的。在这之间的几年中发生了许多事情，15年前发展起来的明智态度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绝大多数的承认。在第43/176号决议中，大会确定了建立中东全面和平的原则，这一决议以138票对2票，2票弃权获得通过。这一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在大会初期，大会在第44/2号决议中要求以色列停止在被占阿拉伯领土上推行其政策和作法，并采取措施对生活于占领状况中的巴勒斯坦人提供国际保护，这一决议以140票对2票，6票弃权

获得通过。

通过迄今已进行了近两年的英勇的起义，巴勒斯坦人民确实实地表明了他们继续存在并使自己成为以共同目标和自己创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统一起来的民族的决心。起义并不仅仅是一次暴动，它表明一个民族国家正在成长，人民已经准备为此作出最大的牺牲。

起义和其他重大发展，尤其是1988年11月在阿尔及尔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宣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和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1988年12月在日内瓦大会上的历史性讲话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国际支持。甚至许多过去犹豫不决的国家现在也加入了国际协商一致意见，并要求有效地实现巴勒斯坦的自决权和主权。

独立宣言和宣布的巴勒斯坦国现在得到了110多个国家的承认。巴勒斯坦和平倡议得到了1989年6月在卡萨布兰卡举行的阿拉伯特别首脑会议以及也是于1989年6月举行的马德里欧洲共同体成员国首脑会议的支持。《华沙条约》缔约国、伊斯兰会议组织和不结盟国家运动都宣布承认并支持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因此，过去一年来，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和行使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问题取得了大会过去15年来坚持不懈地努力给予该问题重要地位。所有真诚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公正和持久解决的人现在都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及其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实现该一地区和平的关键，必须平等地参与为促成谈判进程而进行的一切努力。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展开实质性对话以及随后许多方面为促使各方坐在一起而进行的努力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重要步骤，虽然为了取得进展，显然还有更多事情有待去做。

本委员会对以色列政府到目前为止仍然未对巴勒斯坦和平倡议作出积极反应并继续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深表遗憾。我以本委员会的名义，希望在这一讲坛上促请以色列领导人抓住近来的事态发展以及有利的国际气氛

造成的这一历史时机，加入解决这一冲突的国际协商一致。血已经流得太多，无数的人——男人、女人和儿童——不得不生活在艰难、屈辱和孤立无助之中。军事占领和武装镇压是对人类尊严的冒犯，不仅伤及受害者，而且伤及占领者。以色列难道真的希望它的下一代生来习惯于并接受那种维持占领必需的暴行和非人道行径吗？

然而，正如本委员会在一年来的工作中所发现的，以色列公众舆论的许多成分在这方面已经远远地走在了政府的前面。参加本委员会组织的讨论会和非政府组织会议的以色列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包括以色列政治主流中的许多知名人士显著增多。北美和西欧中的犹太人组织也同样如此，在今年8月由本委员会主持在维也纳召开的一次非政府组织会议上，两位巴勒斯坦知名人士和两位以色列人在小组讨论中深入探讨了“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问题。这两位以色列人指出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命运是如何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而以色列的观念又是如何在开始发生变化。例如，一个高级研究人员小组，包括退休的将军和学术界人士，为特拉维夫大学贾菲战略研究所编写了一份研究报告，贾菲战略研究所是以色列的一个主要思想库，各项选择都汇集在这里进行比较，研究报告断定，从以色列根本的安全和经济需要出发，两个国家的解决办法是最好的选择。研究报告还表明，以色列国防部的大多数高级官员都认为，以色列的安全已不再依赖维护被占领领土，而政治解决办法是必要的。以色列其他许多层次的公众舆论也在朝着这一方向转变。

过去一年里，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内的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联合活动增加了。以色列人、包括议会议员对被占领领土上的村庄进行了“友好访问”，以色列的和平主义者作出了努力，以打破封锁和宵禁，争取支持和援助。就在耶路撒冷，同时在布拉格、巴黎、海牙、牛津和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双方的政治家和知名人士举行了会议，讨论他们的问题和分歧并设法加以解决。本委员会感到自豪的是，它通过其讨论会和非政府组织会议方案促进了这一日益开展的对话，

与此同时，所有参与者对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的承诺、严肃态度和坚定决心也使本委员会感到极为振奋。

尽管以色列政府仍然坚持其顽固立场，双方加强在许多不同层次上的接触显然表明，在这场冲突的历史中，已经出现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转折点，谈判确实是可能的，只要以色列当局最终显示必要的政治意愿，放弃其最高纲领和排他性的意识形态，转而赞成实现公正和使所有人享有适当安全保障的和平。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关于过去一年来工作的报告将由我们的报告员——博尔格·奥利维尔大使进行介绍，因此，我不再详细叙述。但我希望强调本委员会在执行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委托给它的职责方面的主要考虑和目标。

首先和最为紧迫的是，本委员会对占领国以色列加强其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野蛮镇压，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儿童深受其害深表忧虑和震惊。伤亡数字持续增加，到10月底，总计已有782名巴勒斯坦人被占领军杀害。我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并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上的发言中，以本委员会名义，强调必须立即促使以色列尊重其作为占领国对《日内瓦第四项公约》承担的义务，并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保护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平民和提供紧急援助。遗憾的是，尽管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以及许多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在这一领域进行了艰苦努力，国际社会仍未能通过这方面的必要措施。在我们看来，特别令人不安的是，那些可能促使以色列遵守《日内瓦公约》各项条款的缔约国到目前为止，远远还没有运用它们可能有效运用的影响。

然而，尽管保护和援助是迫切需要的，但当然其本身并不是目的。军事占领及其所造成的悲惨后果被普遍看作是对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违反。安全理事会作为负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之责任的联合国机构，必须提倡和监督该地区的和平进程。我们认为，联合国比以往都更有责任和义务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民之间推动实现和平和共存。本委员会因此加倍努力根据联合国大会第43/176号决议鼓励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这一会议仍是在承认所有各方权利和愿望

的基础上得到最广泛接受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的框架。在此方面，我愿对联合国秘书长所作的不懈努力表达本委员会的感谢，并再次保证对他进一步促进召开此次会议的努力给予充分合作和支持。

最后，本委员会认为，联合国现在应该具体解决巴勒斯坦人民现在和将来的社会经济需求问题，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以促进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自治发展，以便为其取得独立作好准备。本委员会因此再次呼吁联合国系统，以及各政府和政府间及非政府间组织与巴解组织进行紧密合作继续给予并增加其援助。

起义中的儿童手拿石块不怕抵抗带着枪支的士兵，这种简朴勇气是对我们大家的鼓舞。让我们记住，正是为了他们，为了以色列儿童——我们所有的儿童——我们才不能失败，并使他们能够最终享有更为和平和公正的世界。这也正是联合国大会11月所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所呼吁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员介绍文件A/44/35中的本委员会的报告。

博格·奥利维尔先生（马耳他）（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报告员）（以英语发言）：我谨向联合国大会介绍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1989年度报告（A/44/35）。

就象在前些年一样，在1989年，本委员会根据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认真行使了其职权。它继续审议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局势，并作出所有努力来促进实施其关于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权利的建议。它还继续根据联合国大会第43/176号决议对尽早召开有关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给予最优先的考虑。

在报告的第一章中，本委员会强调它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局势严重恶化的关注，并强调急需为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的安全采取措施，并加紧努力以促成全面、公正和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本委员会还声明支持起义，支持宣告成立巴勒斯坦国并支持巴勒斯坦和平倡议。他呼吁安全理事会为召开国际会议采取紧急行动。

关于程序方面的第二章和第三章总结了该委员会、巴勒斯坦权利司和公共新闻部各自的职责。它们为本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提供了情况。

本委员会1989年所采取的行动载于该报告的第四章。在A节1中，本委员会在回顾局势时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局势的严重恶化表示震惊，因为以色列越来越多地使用武力以镇压1987年12月初开始的反对继续占领和逐渐吞并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反对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政策和行径的人民起义。本委员会通过新闻媒介，通过联合国各机构和组织的报告，通过非政府组织、专家和各国政府以及其他来源一直在监督该地区的形势。本委员会主席曾提及，从起义开始到10月31日为止，被以色列军队杀死，和被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移居者打死，用催泪瓦斯毒死或用其他方式致死的巴勒斯坦人的总数已达到七百八十二名。本委员会对故意以儿童为目标感到惊恐——至少死亡者中百分之二十是儿童，在今年8月这一百分比达到百分之四十六。此外，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士兵打伤。

在这一节中，本委员会还十分关注地注意到以色列当局的其他行径，例如大规模逮捕，不经指控或进行审判就强行实行行政拘留，驱逐出境，以及禁止大众组织，其目的就是要消灭起义的领导人。

A节2(a)载有本委员会主席写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邀请其特别关注具体事件的信件。因这些信件已作为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文件散发，它们在此并未总结进去，这样可使报告更简明扼要。所有文件代号均标出以易于查考。

此外，本委员会密切注视着安全理事会在有关本委员会授权方面所采取的行动，并在必要时参加了安理会的辩论，这已载于A节2(b)。

应阿拉伯集团1989年6月份主席的要求，安全理事会开会审议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局势——特别是巴勒斯坦平民被驱逐出境之事。安全理事会于1989年7月6日以14票对0票，1票弃权通过了第636(1989)号决议。

理事会通过这一决议，尤其对占领国以色列递解巴勒斯坦平民表示深切的遗憾，并要求以色列确保被递解出境的人安全和立即返回，并立即停止递解任何其他巴勒斯坦平民。

1989年8月29日，应阿拉伯国家集团主席的要求，安全理事会再次开会审议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局势、特别是递解巴勒斯坦平民的问题。1989年8月30日，安全理事会以14票赞成、1票弃权通过了第641(1989)号决议。安理会在这一决议中对占领国以色列继续将巴勒斯坦平民递解出境表示遗憾，要求以色列确保被递解出境的人安全和立即返回并立即停止递解任何其他巴勒斯坦平民。安理会重申，1949年8月12日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适用于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所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耶路撒冷。

安理会也曾于1989年2月、6月和11月开会，审议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局势。但是，由于一个常任理事国所投的反对票，安理会无法在这些会议上采取行动。

第A.2C节涉及大会所采取的行动。大会于1988年12月13日到15日在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审议了巴勒斯坦问题。1988年12月13日，大会听取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所作的历史性发言。1988年12月14日，美国政府宣布决定开始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实质性对话。参加大会审议的所有国家都对这些积极的事态发展表示欢迎。大会当时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5个决议——第43/175A、B和C，43/176和43/177号决议，同时，有鉴于这一项目的重要性，决定将这一项目保留在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议程上。事实上，大会于1989年4月18日恢复审议巴勒斯坦问题。在续会上通过了第43/233号决议。该决议要求安全理事会向生活在占领之下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保护措施。

我已经提到，本委员会在1989年继续将根据大会的第43/176号决议推

动召开拟议中的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作为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报告第四章 第 A.3 节中详细描述了委员会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委员会对国际社会对召开这一会议提供的支持表示欣赏，并注意到，秘书长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迄今为止依然没有取得结果。

委员会表示，巴勒斯坦人民起义的继续及占领国以色列镇压措施的加剧都造成了一种严重的局势，使得朝着全面、公正和持久地解决中东阿以冲突的核心巴勒斯坦问题取得进展成为迫切问题。 与此同时，在这一年中所发生的事件也为在联合国主持下通过谈判取得解决造成了一种新的国际势头。 因此，委员会继续强调，安全理事会及各直接有关各方有迫切的必要抓住这一机会，采取积极的行动，召开这次会议。

该节的其它部分一一列举了委员会所参加的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各次国际会议，同时也一一列举了由联合国各机构、不结盟国家运动和各政府间组织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的文件。 这些文件表明了国际社会极为关切目前的局势，积极支持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以便全面、公正和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第 B.1 节描述了委员会在继续努力扩大与各非政府组织的接触及同这些组织进行合作、以促进提高国际社会对与巴勒斯坦问题有关的事实的了解而组织的各次活动。 曾经在非洲、北美洲和欧洲为非政府组织召开三次区域性研讨会，同时还在维也纳召开了一次由这些组织参加的国际会议。 另外举行过两次筹备会议。 参加这些会议的非政府组织的数目比前几年要多，其中包括了几个来自被占领土和以色列的非政府组织。

委员会注意到，在这些会议上通过的各个宣言均支持巴勒斯坦的和平倡议及建立巴勒斯坦国。 这些宣言要求美国政府和以色列政府接受巴勒斯坦的和平倡议，同意根据第 43/176 号决议召开有关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 这些会议还对美国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开始对话表示欢迎。

正如在第 B.2 节中所指出的，在非洲和北美洲曾举行过讲习班。参加讲习班的人在所通过的结论和建议中表示下列信念，即最近有关阿以冲突及其核心巴勒斯坦问题所出现的事态发展为根据联合国的决议及在联合国的构架内寻求解决提供了新的势头，同时表示充分支持第 43/176 号决议，认为这是实现全面和平的基础。与会者敦促美国继续其与巴解组织的接触，并扩大对话的政治范围。

第 B.3 节中包括了巴勒斯坦权利司在学习、研究和搜集信息领域所开展活动的情况以及有关纪念国际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日的信息。

报告的第五章详细描述了公共新闻部的各项活动，该部继续执行其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新闻方案，以便向全世界进一步提供有关这一问题的准确和全面的消息。这一消息方案包括散发新闻公报、出版物和视听材料，为新闻记者组织新闻调查团和在区域及国家两级进行的接触。

报告第六章中包括了委员会的建议，在起草这些建议时考虑到了自大会上届会议以来出现的事态发展。这一章扼要重述了去年——即巴勒斯坦人起义第二年——所发生的重要事件，特别是宣布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的和平倡议及被占领土上的局势日益恶化。这一章强调指出，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负有道义的责任，应加倍努力，实现解决，同时确保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获得安全与保护。委员会重申其最初提出的各项建议、这些建议再次成为报告的附件，同时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这些建议采取行动。委员会还重申 1983 年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所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的有效性，并重申，承认、实现和履行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不可缺少的条件，重申以色列从被占领土上撤出是行使这些权利的必要条件。

委员会重申了国际社会的一致意见，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该组织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对任何旨在实现和平的努力及审议都是不可缺少的。委员会欢迎 1988 年 11 月 15 日的《独立宣言》，这一宣言履行了大会 1947 年 11 月 29 日的第 181(II) 号决议，委员会认为，巴勒斯坦国应在国际社会和联合国中获得其合法席位。

委员会还吁请以色列扭转其立场并加入国际协商一致意见。委员会吁请安全理事会在1988年12月15日大会第43/176号决议所载明的框架与内容的基础上朝向召开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采取行动,并重申了这一决议中所包含的争取全面和平的原则。

委员会还建议大会再次吁请安全理事会,尤其是其常任理事国,审议召开会议所需要的措施,包括建立一个筹备委员会,并审议根据第43/176号决议对安全措施的保障。还要求大会延长秘书长在这方面的职权。

委员会对以色列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加紧镇压表示抗议,并要求采取适当的国际行动提供保护和减轻苦难。委员会还要求提供必要的援助以促进被占巴勒斯坦领土自治的发展,为获得独立进行准备。

我刚才概括指出了委员会报告的主要内容,报告涉及了自大会上届会议以来的这段时期,内容尽可能地得到了更新,以使大会对当前局势有清楚的看法。

正如大会所了解的那样,在本届会议开始的时候,鉴于被占巴勒斯坦领土极为紧迫的事态发展,简单地审议了巴勒斯坦问题的议程项目,当时委员会还在最后审议提交第四十四届会议的报告。1989年10月5日,利比亚常驻代表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要求鉴于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局势的严重性大会应立即对此进行特别审议。

第二天大会审议了这个问题并以140票赞成、2票反对、6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第44/2号决议。这项决议题为“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大会用这项决议谴责了占领国以色列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包括耶路撒冷侵犯巴勒斯坦人民人权的政策和做法;要求以色列严格遵守《有关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吁请《公约》的所有缔约国确保以色列在任何情况下对《公约》的尊重;强烈谴责以色列继续无视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定;重申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对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的占领决不能改变这些领土的法律地位;请求安全理事会紧迫审议局势以考虑对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提供国际保护的必要措施;邀请各国、联合国及其他组织以及大众媒介继续并加强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最后,请求秘书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研究自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耶路撒冷的当前局势,并定期提交这方面的报告,第一份这样的报告应尽快提交。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1974年11月22日第3237(XXIX)号决议和1988年12月15日第43/177号决议,我现在请巴勒斯坦观察员发言。

卡杜米先生(巴勒斯坦)(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再次对你当选为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的主席表示我们衷心的祝贺。这证明了大家对你成功地指导本届会议工作的智慧和能力的信心。

我借此机会表示赞赏联合国发挥的重要和建设性作用及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在处理国际问题与争端中的努力。他的努力对人类朝向和平的进展给予的动力得到的极大的赞赏。

大会再一次面对巴勒斯坦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几十年。巴勒斯坦起义就要进入第三年。它使辩论和联合国的努力有了新的意义。联合国的努力是为了尽早促成符合巴勒斯坦人民民族愿望和导向中东公正和平的政治解决方案。

秘书长在1989年11月22日的报告中这样指出:

“起义发出的信息是直接和明确的,即以色列的占领……将继续遭到反对,巴勒斯坦人民将继续致力于行使其合法政治权利,包括自决权利。”(A/44/737,第36段)

巴勒斯坦起义表明在该地区延续以色列的占领和维护现状是不可能的。它证明巴勒斯坦人民决心不放弃他们的权利或放弃他们的民族特性。这已被世界承认为事实,在寻求该地区和平的过程中是不容忽视的。国际社会在去年12月日内瓦会议上通过的决议中表示了这一信念,欢迎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通过的巴勒斯坦和平倡议作为公正政治解决方案的良好基础。

大会在去年这个时候决定把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辩论从纽约移到日内瓦,这无疑是一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它表达了对于巴勒斯坦立场的全面的国际支持,是对于国际社会愿望的响应。大会还欢迎了关于巴勒斯坦政治独立的宣言。

对于巴勒斯坦和平行动的广泛的国际支持明确地反映在《马德里宣言》中所阐述的欧洲共同体的立场、社会主义国家布加勒斯特首脑会议声明、贝尔格莱德最近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声明、根本性的非洲和伊斯兰支持、阿拉伯充分赞成卡萨布兰卡首脑会议的倡议、以及中国、日本、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及其他许

多友好国家所采取的立场。这种支持表明了巴勒斯坦主动行动的实质同国际立场是完全一致的。而以色列则继续拒绝一切巴勒斯坦与国际和平努力，坚持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对我们的人民实行压迫和恐怖主义政策。它继续对我们人民的斗争捏紧铁拳。占领军队使用一切可能的压制手段：摧毁数百间房屋；驱逐数十名公民；并且把上万人关进监狱和拘留营，使他们受到最残酷的折磨。以色列士兵使用实弹和橡皮及塑料子弹屠杀巴勒斯坦男女和儿童。

以色列的行径更加肆无忌惮，包括抄家和抢商店，偷走和没收财产。一个例子是贝特萨胡尔镇，它是和平与博爱使者耶苏的诞生地。在那里，以色列有意扰乱了各方面的生活，关闭学校、研究所和大学、对被占领土实行全面经济封锁、制止援助和供应到达被围困的村庄和城市、甚至对妇女和儿童都处于巨额罚款、限制巴勒斯坦人口流动、并且拒绝新闻与文化自由。它甚至进攻医院并攻击受伤者。

以色列的行径是为了结束起义、永久占领、并且阻挡和平进程的绝望的企图。联合国和世界公众一再谴责这些种族主义行径；这使人想起纳粹分子对犹太人本身的行径以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所采取的办法。尽管如此，我们人民的起义仍在继续，而且以色列应该懂得，不论它使用什么样的恐怖主义手段和法西斯方式，它都无法把起义镇压下去，因为我们巴勒斯坦人民决心不论有多大牺牲，都要付出自由与独立的代价。我们的人民将坚持正义的民族斗争，直至胜利。

以色列以其自己的行径表明，它是一个种族主义和侵略性的实体。它所谓民主国家的谎言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以，它理所应当受到国际谴责和唾弃。这也反映到以色列的社会，进一步造成政治和社会矛盾与分歧，引起许多以色列团体和人士要求结束占领，并要求以色列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坐到谈判桌前。世界上一些犹太人团体也加入了谴责和唾弃运动。此外，美国已经尖锐地批评了以色列同南非在军事与核领域内的协作。

世界上正出现国际关系中令人瞩目的变化——朝着缓和、理解、核裁军以及以和平手段解决区域争端的进展。这项政策被认为是若干冲突地区的成功。西欧

与东欧国家之间的大门已经敞开，人民在博爱与和平中汇聚在一起。唯独以色列继续煽动战争火焰，并通过其政策和行径创造世界上最危险的紧张与战争温床。不论美国对以色列一边倒的支持将持续多久，这种局面再也不能沿续下去了。世界正在向这样一种未来发展：以色列和南非那种种族主义政权和军事统治的存在，将再也不能接受了。这种政权将不断成为世界关注和紧张的根源；所以需要加紧对这些政权的围困。呼吁联合国采取切实步骤和紧急措施，切实保护被压迫人民，帮助他们摆脱外国占领和种族主义分裂，并实现自由与独立。

美利坚合众国曾宣布，它愿意同巴解组织开始对话。事实上，对话在1月份已经开始。我们真诚地努力寻求可以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我们曾希望，美国能够发展其立场，以便给和平进程造成声势。但美国却原地踏步。它继续插入次要和程序性事项，以及其他不相干的事项，避免讨论必要政治解决的本质与实质。它甚至通过了沙米尔5月份访问美国时提出的关于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举行选举的以色列建议。*

美国来找我们讨论这些建议，尽管这些建议没有向我们正式提出，好象这是一个通过选举解决的民主问题，而不是一个首先是结束以色列占领的问题。以色列这些建议的目标是举行形式上的选举，以使占领合法化，作为最终吞并巴勒斯坦领土的第一步。这些建议的另一个目的是把巴勒斯坦人民分化为巴勒斯坦领土境内和境外的人民，以便削弱其自决权并孤立其唯一合法的代表巴解组织。

姐妹的埃及试图为和平进程提供动力。它就选举的性质和随后将采取的步骤向以色列提出了十个问题。以色列拒绝了这些问题并且拒绝作出回答。随后出现了另一个事态发展。美国国务卿贝克先生仅就程序问题提出了五点，没有谈到有关全面解决的条件和各个阶段的实质问题。

然而，以色列的立场是顽固和消极的，正如从阿伦斯部长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的那样以色列在信中坚持要求对话只限于讨论一个项目——沙

* 副主席阿卜杜先生（苏丹）主持会议。

米尔计划中所提出的选举——并且以色列应当参与挑选巴勒斯坦代表团的成员。以色列还拒绝国际赞助、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以及巴解组织在对话或谈判中的任何作用。

我们巴解组织接受巴勒斯坦——以色列初步对话，只要各方在不受对方干涉的情况下任命其自己代表团的成员；并且对话的议程是开放的；对话应当在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主持下进行；并且对话是为所设想的国际会议的召开进行筹备。

我要提请注意秘书长关于中东问题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事实：

“我对安全理事会的关切深有同感，安全理事会注意到过去一年所采取的积极步骤和倡议，但对中东实现和平方面仍然没有进展和被占领领土境内的局势日益严重，一直在全力注意。此外，我深为担忧，时间正在流逝，过去12个月里出现的各种机会可能会转瞬即逝。”（A/44/731, 第7段）

毫无疑问，以色列对和平努力所遇到的障碍要负全部责任。美国由于支持以色列的顽固立场也应该负责任。因此，国际社会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以便不丧失现有的和平前景并避免中东地区回到暴力和战争的边缘。

我们巴解组织不反对在以色列占领之外的地区在国际监督下进行自由和民主的选举，作为走向全面政治解决的第一步，根据这一谅解，我们欢迎联合国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所批准的原则和步骤。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是为制订出一项公正的解决方法进行必要的谈判的适当的构架，只要参加会议的有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冲突的各方，包括以色列和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的巴解组织。

布什总统指出，在中东实现和平要求结束以色列对被占领土的占领。此外，国务卿贝克先生呼吁以色列放弃其大以色列的梦想，并允许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己合法的政治权利。舒尔茨先生也说过同样的话。我们相信，美国能够在实现和

平解决中起积极和有效的作用，但这要求把其设想转变为实际的政策和真正、具体的措施。

我们曾经说过，在大会第 43/176 号决议中曾经达成了国际协商一致意见，该决议中包含公正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基础和原则。大会在上届会议上欢迎宣告建立巴勒斯坦国和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所通过的巴勒斯坦和平倡议。在与联合国 80 多个会员国交换了外交代表之后，巴勒斯坦国得到牢固的承认。因此我们相信，现在是大会采取进一步步骤肯定这一承认并且给予巴勒斯坦国作为大会观察员的正常地位的时候了。

在这方面，我们表示赞赏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所做的出色工作以及载于该委员会报告中的重要建议。

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尤其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极大地支持了为减轻生活在困境中的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作出的努力。我们认为，联合国应当按照《宪章》和决议以及关于保护人权和自由的国际公约，继续作出努力，为生活在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民提供适当的保护手段。这就要求安全理事会找到有效的实际手段，制止和防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推行其压迫和恐怖主义政策。安理会还应当对以色列实行制裁，因为它违反《联合国宪章》，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中东地区和平的主要先决条件是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并采取行动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因此，我们寄希望于联合国及其实现和平的作用。同时，我们将通过一切合法手段继续进行民族斗争，并使我们的人民能够对我们的独立国家领土行使主权。我们为寻求公正和平所作的努力不会停止，我们也不会妥协，不会放弃国际法确定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

我十分愉快地向所有那些支持我们人民正义斗争的人们致意并表示感谢，我们要向教皇陛下致意，他为巴勒斯坦人民的自由发出了强烈的呼声。我们还要向所有支持我们斗争的欧洲、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致意。

我要借此机会向即将获得伟大独立的纳米比亚兄弟姐妹表示衷心的祝贺。

我要使大会确信，我们不仅致力于巴勒斯坦，而且致力于全世界的和平与自由事业。我们对各国人民在没有霸权和外来统治情况下的和平共存怀有信念。尽管我们的人民长期忍受痛苦，但我们将不仅为了我们自己的人民，而且将为了我们这一地区和全世界各国人民信守这些原则，并忠于和平事业。

如果不是因为美国的那篇发言，我本来打算就此结束发言。

(以英语发言)

前天，美国宣布它将停止对联合国的财政捐款，如果大会投票赞成关于确定巴勒斯坦称号的巴勒斯坦决议草案：非常不幸，美国正试图对联合国及其会员国施加压力。

我们并不要求成为正式成员。我们所要求的是巴勒斯坦有一个准确的称号。美国宣称维护民主和自由选择，但除了剥夺巴勒斯坦人民这一权利之外，它现在又试图剥夺它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这一权利。它极力对联合国施加影响，并对它发号施令。联合国应当证明自己的公正。我完全相信联合国将通过自由意愿对这一问题作出表决。

萨拉赫先生（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由于东西方之间的缓和气氛，人们产生了一种乐观主义精神，认为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有可能出现一种真正的理解。这一积极的形式得到了各国的领导人和代表以及许多战略家的肯定。就在几星期前，许多国家的首脑和部长在这一论坛上向参加大会的同事以及各国人民表示了对这一理解的新气氛所抱的乐观主义态度。他们宣布决心共同努力，反对侵略，解决许多国家的人民所面临的不公正现象、冲突、以及痛苦。他们对和平持有信念，并共同作出庄严承诺，决心要根除侵略、并唤起渴望安全与共存的人们的感情。

世界许多地方的希望已经实现。就在几天前，我们看到臭名昭著的柏林墙被拆毁，现在人们正在谈论关于德国人民统一自己国家的可能性——这在几个月前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我们阿拉伯人象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在听到大家用充满信心的语调反复谈到要维护和珍视各国和各国人民关系中那种新精神时，心中展现出一线希望，以致于几乎忘却了正在流血的伤口。我们曾一度想到，人们一定明确打算并决心消除各种障碍，这些障碍至今为止继续阻碍着许多地区，首先是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我们确实曾相信各种相冲突的意愿将得到调解，从而结束被占领的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我们也曾一度认为，当世界朝着和平与理解的方向前进时，中东地区和巴勒斯坦问题不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看到德国人民越过柏林墙走到一起，其他国家人民自由地涌向投票箱，去决定自己的命运，巴勒斯坦人民也一定有了缓和意义的生动范例。巴勒斯坦人一定有理由希望，占领的恶梦一定会消失，从而结束，使他们能够在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上统一起来。

尽管以色列给我们造成的痛苦经历使我们感到也许我们只能得到与我们渴望和世界等待的一切相反的东西，但我们同意抱着一些希望，使我们不至于悲观，从而失去宝贵的机会。

我们不用久等。正如我们预料的那样，以色列表明，它不会让这种新的谅解精神发展到巴勒斯坦及其四周地区。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所发生的事件以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起义的态度和由此产生的一切都证明了我们自从巴勒斯坦问题一开始就知道的情况，即以色列打算牺牲巴勒斯坦人的利益而生存，而不是同他们共存，以色列的政策是以剥夺和拒绝为基础，而不是以有利的答复和承认为根据。

因此，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所采取的做法和措施完全是当一个外国占领者这一定居和扩张所做的一切的典型。任何方面，甚至以色列最密切的朋友所做的和平努力或倡议也是如此。

为了推行这项政策，以色列利用新的缓和进一步巩固现状，加强它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一旦粉碎——如果可能——巴勒斯坦人民的意志之后，就着手并吞。以色列与两个超级大国努力，争取犹太移民流入，扩大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定居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为此，以色列强化其镇压措施，进而迫使大会于1989年10月6日，在希望与乐观的气氛中，不得不打断一般性辩论，以处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采取残暴镇压和专治高压手段。然而，现在已经肯定，特拉维夫对大会的任何指责，对呼吁以色列改邪归正，改变政策的任何要求都置若罔闻。几周后，安全理事会开会讨论以色列非法行动和残暴行为的老问题。在这两个场合上，国际社会都一致认为必须谴责以色列政策，要求结束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然而，却有一个大国反对，它的反对使安理会无法通过一份谴责这些做法的决议。以色列的这种行径是一种破坏稳定的因素，它削弱缓和进程，使缓和的前途产生问题。以色列的朋友似乎不得不把以色列置于法律之上，采取有选择性的法律保护以色列不受谴责和制裁。同时，以色列的领导人却乐意把这种姿态当作是对它的极端主义和顽固的实际支持。

当我说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民族生活在地狱中的时候，我并没有夸张。自从1967年6月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以来，以色列已经杀了数万巴勒斯坦人，并逮捕、监禁和驱逐了几十万，让他们在监狱和集中营中遭受最残忍的酷刑和虐待。

事实上，巴勒斯坦人每天都遭受新的压迫、非正义和虐待。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罪行记录上每天又加上新的内容。结果，面对如此众多的创伤与虐待，面对每天又有大量人被拘留和驱逐，局势不断恶化和以色列行动升级，我们既没有地方，也没有时间罗列以色列最近所犯下的全部罪行。因此，以色列今天行动的罪行使它昨天的暴行黯然失色。各位代表可能难以相信，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中最粗暴地践踏了《世界人权宣言》中的每一条。但更令人震惊的是，没有一个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和未来不被以色列迫使巴勒斯坦人民放弃希望的政策所破坏，镇压政策企

图使巴勒斯坦人不再希望能够行使自己的正当人权和民族权利，让它们只有移民或接受奴役的选择。占领的罪恶性质，甚至腐蚀了占领者社会本身的机体，以色列又开始有人警告占领对以色列人本身的影响。

我没有时间谈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所采取的残暴行径的细节，其中包括杀害平民，毁坏教育系统和经济支柱，就象过去几星期在贝特萨胡尔镇发生的那样。然而，我必须强调以色列对非武装的巴勒斯坦平民所犯下的罪行令人发指。他们选择巴勒斯坦儿童作为以色列残酷镇压巴勒斯坦人起义的特别目标。以色列对付被以色列部队打伤的平民和医院的做法同它对巴勒斯坦儿童的做法同样残忍。以色列部队通常阻止救护车和医疗队进入发生屠杀的城镇村庄和难民营抢救伤员。

正如一位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占领军手段残暴，“表明这些行动并不是个人行为，它是根据以色列军队指挥官的命令而发动的一场有系统的兼并运动的一部分”。

以色列本着与杀害巴勒斯坦人，摧毁巴勒斯坦人格同样仇恨的恶意和决心，还企图肢解巴勒斯坦社会，消灭巴勒斯坦特征，摧毁被占领土的经济，把这些领土当作以色列商品和产品的市场，廉价劳动力的来源，进而造成一个依附经济。这些领土和以色列贸易逆差 1988 年超出 5 亿美元。

以色列当局——以及这些当局所支持的以色列定居者——毫不犹豫地亵渎信仰圣地，践踏圣地的神圣性，干涉信徒举行宗教仪式。

以色列不仅在摧毁个人，消灭巴勒斯坦社会和经济，它还通过它的做法将达到另一个有利于以色列方案的政治目的，即向巴勒斯坦人和整个世界表明，反对占领当局的任何行动是毫无意义的，并向所有人表明，不赞同特拉维夫的愿望是徒劳的，投降屈服才是正确理智的做法。以色列发动了有效的宣传运动鼓吹这种思想，同时兜售阿拉伯人拒绝和平的神话。

尽人皆知，以色列在进一步推行其扩张主义和侵略性的政治目标方面，不仅依靠它得到外国资助的庞大的军事能力，而且还依赖于广泛和有效的宣传机器，这一宣传机器结合吸收了遍及世界的无数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组织的影响与专门知识。

这个宣传机器的战略始终只是为了在世界上混淆视听，并使国际舆论相信以色列的不光彩和野蛮的行径只是对“阿拉伯的拒绝行为”所作出的一种迫不得已的反应，而不是现实所反映的那种情况：即建立在拒绝和无视基础之上的以色列侵略政策的不可避免和合乎逻辑的结果。任何想要理解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行径的人必须仔细地研究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目的和政策。

这一政策的实质就是从根本上否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并进而否认这一民族的人权和政治权利。

从犹太复国主义计划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就一直否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其行为的前提就是巴勒斯坦是“一块不存在任何一个民族的土地”。从这一前提条件出发，以色列进而推行其殖民主义的移民计划，其方法是在对劳工、生产和文化进行围剿和剥削的极权主义进程中建立定居点。它否认了巴勒斯坦人在自己土地上工作的权利。因此它首先从实际上把这一政策转化为具体现实的做法就是其赤裸裸的剥削和种族主义具体形式。

以色列否认巴勒斯坦人民存在的另一方面的表现就是使巴勒斯坦犹太化的行动，其方法就是改变这块领土的阿拉伯的属性和人口组成的特点。为了把这一政策变为现实，以色列的领导人采取了对巴勒斯坦人采取了驱逐出境、放逐和所有其他大会充分了解的可以用文件加以证实的种种行径。

与此同时，犹太人的宣传机器大肆活动并极力把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作用描绘成为是为了给世界上的这一“落后”地区“带来文明”并给整个地区及其居民带来社会正义、经济发展和繁荣福音所进行的一种高尚的努力。与此同时，犹太人的房地产机构通过现有的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急不可待地获取阿拉伯土

地，这些方法其中包括敲诈勒索、欺骗以及任何其他非法的手段。

一个能够说明这种情况的恰当事例就是，以色列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的行动在巴勒斯坦人起义爆发之前被描绘成为是一种“开明和坦率”的占领，而实际上以色列对这种最令人感到厌恶的剥削形式和最非法的野蛮行径是做贼心虚的。现在它又试图把它对巴勒斯坦平民所采取的压迫手段描述成为是一种具有必然性并且是毫无选择余地的问题，并宣称它们是以最大程度的克制精神来实施这些措施的。然而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不论现在正在做什么，都是通过选择来行使的，并且我们也知道它处理中东局势态度是报复性的、专横的和蛮不讲理的。

它所采取的无视政策的最突出的例子之一就是以色列无视那些在1948年被赶出家园的巴勒斯坦难民以及无视1967年被迫离开家园的流离失所的阿拉伯人返回自己家园的权利，以及以色列无视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和拒绝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以色列的宣传机器从一开始就竭力把阿拉伯人对这些政策的合法反抗说成是一小撮寻求影响和权力的上层人士和封建土地所有者所进行的活动。在六十年代初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出现的时候，以色列把它说成是一伙恐怖主义者的蓄谋。以色列现在又试图把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说成是一些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的活动。就这次国际会议而言，以色列基于一系列理由拼命表示反对。过去，以色列最主要的一个借口就是，这样一次会议将会导致苏联影响在中东的扩大并使苏联在和平进程中具有决定权。然而，既然现在这种论调恐怕已经不足为信，看来以色列的这种托词再也找不到任何合理的根据了，沙米尔已经公开宣布，以色列拒绝出席这样一次会议是因为这次会议的结果将使以色列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军。

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就是以色列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在祖先所遗留下的这块巴勒斯坦土地上的自决权。因此以色列不断寻求有关阿拉伯针对它采取敌对行为的其他消息来源，其目的是要使它阿拉伯人所执行的拒绝政策合法化。此外，

由于以色列的领导人不愿意承认巴勒斯坦人和所有阿拉伯人对其政策和行径的反应，所以以色列领导人总是寻找其他理由，以便它可以借助这些理由来对阿拉伯人对以色列所奉行的无视和压迫政策的自然反应进行解释。

作为以色列试图造成既成事实的企图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色列的领导人竭力否认巴勒斯坦人民存在的事实。它们在企图把其他有关以色列的神话变为事实的同时，又在竭力编造一系列有关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的神话以及虚假的概念。有一句谚语可以在这里现身说法：在战争和毁灭时代，真理总是第一个受害的。既然以色列害怕真理，也就是害怕巴勒斯坦人民存在的事实以及阿拉伯的克制，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为了使它能够继续否认这样一种事实而竭尽全力使始终没有平息暴力和破坏局势长久存在下去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巴勒斯坦人民并没有成为这种试图把它逼上绝境的政策的牺牲品。以色列的野蛮行径并没有粉碎巴勒斯坦人民的意志。巴勒斯坦人民受到渴望自由的天经地义愿望的驱使并受到其事业正义性以及其斗争合法性的鼓舞，他们奋起发动了崇高的起义，这场起义自1987年12月开始以来一直在延续着。

从起义开始，起义的领导人就呼吁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相互承认的基础上实现共处和理解。起义一直是一场和平的倡议运动，其目的是在要求民族解放的同时突出暴露以色列非人道行径的实质。因此，起义粉碎了有关以色列的“有利和开明的”占领的神话，并且也粉碎了有关阿拉伯拒绝和平的神话的谎言。它显示了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命力以及它的存在是一个既无法掩盖也不容怀疑的千真万确的事实。它还表明，不可能使占领继续下去，也不可能返回战前状态。

起义还表明政治方案乃是摆在各方面前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正如这场起义已使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意愿取得了新的势头一样，这场起义已经以起义和平纲领以及其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提出的倡议形式——其中主要的是阿拉法特

主席在去年年底所提出的承认以色列、放弃恐怖主义并接受安全理事会的第242(1967)号决议从而履行了开始和平进程所需的各项条件的动议——开创了巴勒斯坦人的崭新的现实主义。约旦所作出的中断它与西岸的法律和行政联系的决定为这种发展开辟了道路。阿拉伯提供的一致支持加强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这一和平立场。但以色列是怎样对所有这一切作出反应的呢？

以色列当局坚持否定和拒绝的政策。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打败起义前拒绝与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对话，并决心用军事手段消除巴勒斯坦人的和平抵抗。沙米尔不想与起义的领导人对话，因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他们要作为胜利者走到谈判桌旁。他也不理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和平倡议。在过去，他和其他以色列官员都毫不理睬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对于和平的要求，原因是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力量弱小并默然同意他们的占领。这样，在存在抵抗时以色列不同意谈判；战局在平静时，以色列也认为没有任何道理要谈判。

简单回顾巴勒斯坦问题的真相使我得出一些结论，我想向大会说出这些结论

第一，以色列丝毫不想积极地处理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外交和人的方面。自巴勒斯坦冲突开始以来，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人的姿态一直建立在拒绝与否定的基础之上。以色列政府的“四不”政策——不参加国际会议、不与巴解组织对话、不承认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以及不以土地换取和平——足以证明这种拒绝与否定的态度。

某些人也许被沙米尔建议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举行所谓选举所蒙骗。然而，迫使沙米尔宣布选举主张的原因以及以色列强加的条件表明了对倡议的真实面目——一种徒劳作法。选举的想法起初是强加给沙米尔的。后来他开始将他用作一种手段，以打败起义、在巴勒斯坦阵营中制造分裂并使以色列长久占领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地带。六个月来有人谈论使埃及的建议定型的美国的计划或建议，埃及的建议目的在于执行沙米尔自己竭力粉碎的他的选举计划。

这样以色列将各方引诱到谈判和陈述问题的争论中，他希望就其他程序性步骤

达成协议，那有可能转而导致开始讨论选举计划，而那一选举计划由于沙米尔施加的条件而失去了任何意义或内容。

但是，企图对以色列总理让步并与他勾结的形为仍在继续，那些人以为获得沙米尔和他的派别中的其他强硬分子的接受是唯一可行和合理的办法。与此同时，沙米尔正在寻求毁灭他去年五月迫于压力而提出的倡议。我认为所有人目前已意识到沙米尔想作的就是制造混乱，造成走向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假象，而不是在此方面取得任何实际进展。这是许多观察这一问题人的观点。著名的评论家安东尼·刘易斯最近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写到：

（以英语发言）

“沙米尔先生在拒绝穆巴拉克的邀请后指出，以后仍可能有其他想法。但是这么说是我们所熟知的策略。他的目的在于制造一个富有希望的假象，用来掩盖沙米尔决心不采取任何行动的真情。”《纽约时报》，1989年10月8日，第四部分，第2页）

（以阿拉伯语发言）

第二，使以色列的占领得以继续是不可能的，使目前局势得以继续以及恢复到战前状态都是不能允许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意识到这个事实：政治选择是解决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冲突的唯一可能的选择。在将以色列的存在看作是事实时，也必须认识到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也是一种事实。是战是和取决于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双方。以色列错误地认为它可以作出战争的选择，因此它垄断了为所欲为的权利。四十年遭受痛苦的情况表明政治解决办法不能够通过由任何一方获取这样一种选择实现：战争可能带来胜利，但是不能带来和平。和平起义表明选择战争不是以色列独占的权利，巴勒斯坦可以选择和平。因此双方都必须共同努力，确保作出一种双方都可参加进行的选择，这一选择就是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选择的和平解决办法。

第三，存在着这样一种国际一致意见：只有通过以被占的阿拉伯领土换取安全

以及承认双方才能实现这一和平解决办法，这种一致意见最终必然是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首先是在其巴勒斯坦本土上的自决权。达成这种和平解决办法的适当场所将是由联合国主持召开的，由包括巴解组织这个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在内的所有有关各方参加的国际会议。

举行这一国际会议有着根本的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原因。

必须为这一会议作出准备，必须通过安全理事会向它提供必要的国际保障。因此适当，甚至必不可少的是安全理事会面对被占的阿拉伯领土局势的恶化，应该讨论实现安理会在二十多年前已规定其基础的全面和平解决的办法，当时安理会通过了第242(1967)号决议，并在六年后用第338(1973)号决议强调了这一解决办法的国际范围。这两个决议每一个都是在一场几乎导致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阿以战争后通过的，而两个超级大国却远离这两次战争在该区域和其他地方造成的痛苦与损失。

也许适当的是安全理事会应如同秘书长在他载于1989年11月21日的文件A/44/737的报告中建议的那样，重申坚持他的上述两项决议，以便使他们得到执行。

第四，被占的阿拉伯领土的局势为我们实地考验解决长期存在的区域冲突的新趋势以及加强联合国的有效性的要求提供了一个机会。上述要求已成为现实，这是由于美国和苏联采取了新的共同步骤，已通过有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加强联合国作用的大会1989年11月17日的第44/23号决议。

正象我们欢迎新的缓和一样我们都欢迎这一步骤。我仍真诚的希望，我们今天的期望不会化为乌有，我们不会看到联合国由于偏倚的态度或狭隘的利益或鼠目寸光的影响而无法在被占领的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事态发展方面采取决定性的和认真的立场。

最后，我要强调，我们的选择并不是要为争取公正的和平继续努力还是使占领长期存在的问题。情况继续向前发展和接着实现和平是肯定无疑的。

我们的选择在于是要和平地并按照我们的集体意愿实现这一点，还是要象在过去已经发生的那样在一场动乱或骚乱之后才实现这一点。沙米尔无法永远维持这种占领，或者阻止和平的到来。但是，他能够在这一地区造成一场灾难，或者阻止一场灾难。在这个方面，他的朋友以及那些带着良好愿望的人的作用，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可以说服沙米尔不要采取第一种作法，并看到第二种作法的好处。

我们相信，安理会的成员具有的远见以及对和平的信念，也相信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新的缓和所带来的势头。

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非常高兴地代表联合国的阿拉伯集团在大会上发言。我有幸是上个月联合国阿拉伯集团的主席。

毫无疑问，正在讨论的巴勒斯坦问题是阿拉伯集团最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对阿拉伯国家的命运有着直接的影响，而且是一个民族承诺的问题，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各方首先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他们在作为许多文明和宗教的摇篮的巴勒斯坦的历史生存以及对这块土地的合法权利是毫无疑问的。还有一方则是以色列，这是一个被植入这一地区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生存是建立在定居者扩张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定居者扩张主义完全依靠赤裸裸的扩张主义无视任何权利、法律和世俗规定。

大会每年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审议，不仅已经成为对国际社会政治意愿的一种考验，而且也是对联合国的信誉以及它的决议的有效性的一种考验。

国际社会处理和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意愿已经加强。这一政治意愿已得到了各种不同形势的表现。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人们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巴勒斯坦人民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有着行使他们自决的不可动摇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行使应该导致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把圣神的耶路撒冷作为其首都，并让难民回到他们的家园。

只有以色列这个奉行扩张主义政策的占领国，以及美国这个使以色列能够奉

行这样一种政策，并纵容了以色列对侵略的贪婪和奢望的国家才与国际大家庭所采取的立场背道而驰。

对联合国信誉及决议的有效性的考验已经证明国际社会的政治意愿没能迫使以色列对这些决议作出反应。正因如此，在西岸和加沙遭到占领的巴勒斯坦人民被迫担负起自己的民族责任。在这样做的时候，巴勒斯坦人民在大会年复一年面对的挑战面前奋起举行了起义，这场起义现在已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并且在不断发展和扩大。起义的队伍吸引了被占领土内外巴勒斯坦人民的子弟。起义的力量和有效作用的秘密在于这个起义的源头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性以及他们不可剥夺的生命和生存的权利。而这些权利对于世界上其他民族而言，是生来就有的。起义的武器是人对自己故土的怀念，以及这种怀念所带来的决心和信念。

巴解组织坚决致力于起义，这个组织在挑战面前，采取了一个积极的政治步骤，与1988年11月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通过了有关决议，并宣布了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接着，大会通过了有关承认巴勒斯坦国问题的第43/177号决议。

起义把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推向了政治关注的前沿。造成这场起义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占领军对待起义采取了残暴的作法，以及明显的企图消灭巴勒斯坦人民、并扑灭巴勒斯坦人民为实现自己的愿望而采取的斗争。例如，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居民人权的特别委员会本年度报告指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暴力行动和镇压正在不断加强，以色列在行动上推行吞并政策，建立盘居点，没收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和财产，迁入以色列的定居者，以及不惜一切手段将巴勒斯坦人驱赶出他们的家园。该份报告在结论中强调，以色列当局践踏了被占领领土巴勒斯坦公民的基本自由，多次宣布宵禁，并通过关闭学校、大学甚至是幼儿园，严重的影响了教育。

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恐怖行为迫使大赦国际——其对公众舆论及官方人士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主张成立独立的委员会，以调查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行为所造成的严重事件。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已打开了各种前景，并扩大了自由、缓和、及宗教和种族容忍，但我们更加吃惊地看到，今天竟然有这样一种能够采取这种野蛮做法的力量存在。我们更加震惊地看到，这种野蛮的做法竟然殃及神圣的价值、祈祷的场所和神圣的经书，以色列士兵都对这些都加以亵渎，从而侵犯了其神圣性。

这种恶劣和使人愤怒的情况，使伊斯兰会议组织代理主席、科威特酋长贾比尔·萨巴赫发表了一项宣言，强烈谴责这种做法，特别是以色列定居者在以色列当局的支持下拆毁阿克萨清真寺并为建立自己的庙宇奠定第一块基石的各种企图。联合国内的阿拉伯国家集团支持这项宣言，代表一亿穆斯林呼吁各国和各个机构对付罪恶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这种仇恨，并加倍努力以迫使以色列尊重被占领土上居民及四分之一世界人口的宗教感情。

今天，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禁要问：以色列正在毫无约束地采取野蛮做法及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行为，而我们则看到巴勒斯坦人通过的决议所表现出的灵活性与政治勇气以及巴勒斯坦领导人主张和平共处和公正解决冲突的时机和温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被占领土上的局势包括中东冲突的核心——巴勒斯坦问题——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一切迹象表明似乎巴勒斯坦人的所有和平立场都是无意义的，而少数西方国家则立即抓住以色列所宣布的其对选举采取的“主动行动”——密切注视巴勒斯坦问题的大多数国家和专家都知道这种“主动行动”是一个形式上的无意义的计划。它在提到该问题时，认为它似乎是与巴勒斯坦人民的愿望及其生存的权利毫不相干的次要问题。

清楚的事实是，以色列人要以与自己选择的伙伴谈判的形式创造一种毫无根据

的政治幌子——这实际上意味着其“主动行动”的内容及其所规定的条件，大大破坏和违背了任何可行的和平进程。让冲突双方之间的谈判的一方有权选择其谈判伙伴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历史上有这种先例吗？此外，人们还必须提到那些根本无法实现的条件，这些条件的唯一目的就是在和平诞生之前就摧毁和平——而以色列则根据这些荒唐的条件选择某些类型的巴勒斯坦人，只有这些人才有权参加选举，这些条件就会预先决定被占领土在“选举”之后出现的局面，这样就不会有最起码的公正和公平解决。

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要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接受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要求它们实际地对待巴勒斯坦问题。这正是巴勒斯坦领导人去年所做的事情，因为它正在争取实现和平，并希望实现问题的全面和持久解决。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西方国家和有影响的力量将对巴勒斯坦人的这一历史性反应作出什么样的答复？这难道只是一个逐步和无休止地迫使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作出让步、同时以色列的立场则变得更加顽固——这一立场表现为贪婪的欲望和不断升级的压迫——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在选举的同时提出可接受的保障——这些保障将会成为全面解决进程的一个部分和一个阶段？为什么不能作为筹备举行国际合法性所要求的国际和平会议的初步行动而进行平衡的对话？美国对中东政策中的一些原则是：以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作为解决基础及该地区各国安全的保障；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利；以及接受以领土换取和平的原则，以色列为什么不能对至少遵守这些原则作出承诺？

今天，世界认识到巴勒斯坦领导人已对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在中东实现和平表现出最大的灵活性和最高的现实态度，而以色列领导人则受到西方和东方国家的谴责与批评，我们无需在此阐述。因此，巴勒斯坦问题的各种因素正变得更加明显，对此已不再有任何怀疑。各个机构和联合国各会员国紧迫需要根据自然规

律、国际法律原则和各国宪法作出一切努力，以引导以色列走向在保证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尤其是其自决的权利——国际社会认为这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神圣权利——的基础上公正、全面和持久解决该问题的道路。我们知道，人民的意志来源于上帝的意志。

巴达韦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本组织成立已经40多年了，在这个大会堂中曾经发生了许多十分重要的各种历史事件。也许所有辩论，不论其发言者是谁，也不论讨论的是什么项目，一个最为重要的共同特点就是所有这些辩论都真正表达了各国人民希望得到自由与有尊严的生活这一愿望。

今天，大会开会再次讨论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议程项目，这是在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一年之后和巴勒斯坦人民开始举行起义两年之后进行的，这一起义是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所发出的真正呼声，这些人民至今仍然生活在以色列的占领统治之下，他们正在为获得最为宝贵的人权，及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权利而进行斗争。

巴勒斯坦的起义得到了全世界公众舆论的注意，其原因与动机也得到了全世界的同情和理解。尽管以色列进行残酷镇压，尽管巴勒斯坦的儿女们每天都在受到苦难，这一起义仍然在继续进行。实际上，起义是一场民族运动，是群众对占领当局进行的反抗。这是一场人民运动，这场运动是所有巴勒斯坦人民，不管是在被占领土以内还是以外，都联系在一起。领导这次起义的是普通百姓，包括妇女和儿童，他们做出了崇高的牺牲，他们以罕见的勇气和英雄主义坚定地面对占领当局，这是因为他们坚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们看到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在巴勒斯坦人民和以色列占领部队之间发生了流血冲突，特别是在贝特萨胡尔市占领当局采取了种种镇压措施，这表明正义与暴虐之间的对抗正在升级。我可以向大会保证，英勇的人民对占领进行了始终不懈的抵抗，不断向前迈进，已经迫使占领当局有所收敛。

历史表明，暴力、蛮横的措施以及镇压和驱逐的做法都不能提供安全，也不能

使侵略者实现其目标，不管其措施如何残暴。暴力永远也不能扑灭自由的火炬。残暴与非人道的做法只能造成更多的仇恨，其结果只能是使结束中东暴力循环的希望破坏，不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从而也就不能保证巴勒斯坦人民享有其民族权利，不能使以色列和阿拉伯人民在和平与安全中体面地生活。

在此，我想坦诚地重申，埃及人民和政府多次对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做法及其继续奉行镇压与占领的政策所进行的谴责。

在去年就巴勒斯坦问题在日内瓦进行辩论期间我国曾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转折关头，巴勒斯坦问题正在经历一个十分重要的转变阶段。在这方面，我们曾提及世界大多数国家支持出色的巴勒斯坦的建议，这一建议曾在1988年11月13日至15日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召开的特别会议的文件中得到了阐述，此后，它们又支持了巴勒斯坦领导采取的勇敢而明智的立场。

今天，这一重要并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已经将近一年了，开始暴动也已经两年了，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仍然在进行着斗争，以从以色列的占领中解放出来，能够同中东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同样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这一英勇的斗争已经进行两年了。这场斗争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无辜的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也没有被放过。难道现在国际社会不应当抓住时机促进这一和平进程吗？冲突各方现在有独一无二的机会，可以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进行和平与全面的对话，以实现建立和平这一共同目标。几个星期之前，H·穆巴拉克总统肯定地指出：

“中东问题经历的一些发展使得巴勒斯坦问题更加突出并表明如果要在阿以之间实现具有历史意义的全面和解，处理该问题各方面的重要性。实现上述和解将终止战争、冲突和破坏。它还将为冲突双方之间实现有建设性的共处铺平道路，使冲突双方不致因历史上存在的敌意或基于种族主义和民族考虑的理论而隔离。冲突双方在巩固有利于该地区各国人民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方面

有着共同利益” (A/44/PV.12 , 中文第8页)

穆巴拉克总统还说：

“因此，我们一直坚持让巴勒斯坦人民通过举行一次受到所有爱好和平力量支持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对话而直接参加解决冲突的努力。这种对话旨在缩小各种立场之间的现有差距，寻求根据以领土换取和平的原则和一劳永逸地消除冲突的办法、以及在本地区各国人民之间实现共处与合作。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采取了将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积极立场。这种立场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支持。” (同上 , 中文第8页)

自从穆巴拉克总统在大会上表明了这一态度以来，埃及一直在为无前提条件地开始对话而努力。它加紧与巴勒斯坦领导层接触并进行紧密的协调，以期找到可能导致和平的共同途径，并根据具有国际合法性的决议和立场就全面解决的规定达成统一的协议，这些决议和立场首先是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并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对话之后应该在国际和平会议的背景下采取国际上更广泛地参与的步骤。这样才能实现阿以冲突的最后全面解决。

埃及认为，以色列的建议不管其细节如何，表明以色列愿意理解局势的严重性，并承认被占领土上的局势以及和平进程的局势不能再这样维持下去了。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建议含有可以被解释为企图控制被占领土上的局势并在没有充分重视根据全面和平解决的冲突双方——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平等权利和义务的情况下处理形势的恶化。因此，埃及认为它有责任继续对目前的进程作出贡献。埃及已使进程的框架合理化并强调了其中几点；它提出了十点，以补充在该进程中正在得到审议的文件。这些文件的基础是根据《宪章》的原则和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原理而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

埃及提出两个代表团，即以色列政府代表团和巴勒斯坦代表团进行巴以对话，因此，提及下列几点是很重要的：

首先，埃及在目前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协助的共同作用。埃及并不认为自己在决策方面或挑选巴勒斯坦代表团的成员方面可以替代巴勒斯坦一方：唯一能够这样做的是巴勒斯坦人和他们的合法代表。

第二，我们认为巴勒斯坦代表团应该由被占的巴勒斯坦领土内外的成员组成，以保证真正充分地代表巴勒斯坦人民。

第三，双方当然都不应有权提出或要求审议解决的任何方面，包括以色列举行选举的建议。

第四，根据对话的筹备工作，美国提出了五点建议，目前各方正在审议这五点建议，以明确立场和探索推动和平进程并取得的成果的途径。因此，我赞赏巴勒斯坦领导层积极地对待这些措施的决心。

第五，不用说，这些努力还在非常脆弱的阶段，因此参加各方面应该推动和平努力，以确保不作出秘密的保证或只对一方作出保证，以免在任何阶段妨碍和平进程或由任何直接或有关方面在目前或今后导致积极推动这一困难复杂进程的失败。

第六，我们虽然希望拟议中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对话尽快开始，但是我们认为，这并不取代国际和平会议，并不妨碍随后任何其他方面在联合国内或直接在有关方面之间作出贡献的可能性。

第七，埃及一如既往欢迎对和平进程的所有积极贡献，特别是国际保障，这是整个国际社会的责任。

最后，我想向大会各会员国保证，埃及将继续不懈努力解决阿以冲突，以保证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民族合法权利，包括自决权。但是，和平不能在没有任何各方作出积极贡献的地区内实现。中东和平只有以该地区人民，包括全部巴勒斯坦人民的公正与平等为基础才能建立。只有以色列根据自己的要求和自己也能够接受的方

式对待巴勒斯坦人民，才能在该地区建立和平。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将继续斗争，直到实现它所奋斗的目标，并真正实现自决和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愿望，以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在和平、安全和友好中与中东所有各国的人民一起生活。

佩依奇先生（南斯拉夫）（以英语发言）：人们将牢记去年日内瓦大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审议，因为在那里采取或提出了主要的政治决定。不幸的是，以后的发展并没有满足经过几十年冲突和紧张局势的国际社会的期望和希望，关键是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但是至少是建立了开始实质性对话以开创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进程的条件。

相反，我们目睹了由于以色列为镇压起义，即巴勒斯坦人民反对外国占领和统治的起义继续加紧推行镇压性政策和措施而造成的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局势的不断恶化。起义的目标明确，巴勒斯坦人民两年之久的起义表明它们绝不能再忍受外国的继续统治和对他们合法权利的剥夺。巴勒斯坦人民抵抗外来统治几年来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最广泛的同情，因此，他们的抵抗有力地证明以色列多年来的占领所造成的局势是不能维持下去的。

被占领土的紧张局势继续具有引起爆发该地区广泛冲突的危险，这迫使我们再次遗憾地注意到，多年来在解决困扰国际关系中未决问题的对话和谈判的方向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未能开创加速解决中东危机和作为中东危机核心的巴勒斯坦问题的途径。*

与此同时，如果不能作出坚决努力，在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和合法的权利和愿望的基础上达成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解决，从而最终消除国际动荡和冲突这一或许最危险的根源，就很难想象可以较为持久地巩固国际关系中目前的积极趋势。

* 赫斯特先生（安提瓜和巴布达），副主席主持会议。

一些年来，南斯拉夫同许多不结盟国家一道指出，靠既成事实、强加条件和镇压政策不能解决中东危机和巴勒斯坦问题。只有在充分尊重该地区所有民族和国家的真正利益和权利的情况下采取政治手段，并为和平共处和使人人享有安全创造条件，才能达成解决办法。

危机的一些主要当事方立场的变化大大推动了消除一些重要的心理和政治障碍以及一些沉重的历史包袱，这些障碍和包袱曾经妨碍了为求得这一极为复杂和危险问题的政治解决而作出的努力。我们特别想到了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通过的那些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决定，其中包括关于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的决定，南斯拉夫同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一道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以及关于开展联合国 - 巴勒斯坦对话的决定。

然而，令人极为忧虑的是，尽管人们作出了努力，以便为开辟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进程奠定基础，以色列一些非常有影响的人士却继续忽视这些努力，或为这些努力规定了先决条件。很难理解以色列为什么要继续拒绝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对话，被占领领土上的和散居在外的巴勒斯坦人认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他们唯一合法代表。

南斯拉夫以及我认为绝大多数不结盟国家完全有理由期待大会今年的会议将成为努力开辟公正和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进程的分水岭。我们相信，危机中一些极为重要的当事方将重新考虑他们目前的立场，使联合国及其各主要机构，尤其是安全理事会，能够在解决毫无疑问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威胁的这一问题时，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它们的职责。

持久和公正解决这一国际问题，要求以色列撤离自1967年6月以来所占领的全部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在巴勒斯坦解决组织领导下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和建立自己国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尊重包括以色列在内的该地区所有国家和民族在国际承认的边界内生活在和平与安全状态下的权利。

在这一点上，国际社会在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上，几乎一致支持在联合国主持下按照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以及联合国其它有关决议早日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倡议，这次会议应由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和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的所有直接当事方在平等基础上参加。在不结盟国家于贝尔格莱德召开的最高级会议上，不结盟国家重申了它们的立场，即召开目前所设想的这次国际会议是公正和持久解决中东危机以及巴勒斯坦问题的最为现实和可供接受的途径。据此，南斯拉夫赞成安全理事会早日积极参与为开辟导致召开国际会议的进程寻求最为妥善的基础，并支持秘书长为此目的作出的努力。

我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当采取坚决步骤，消除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过程中目前仍然存在的一切障碍。鉴于被占领领土上目前的爆炸性局势，这一点再不能拖延。迅速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而且必须仍然是本世界组织的当务之急。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其合法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并满足其愿望，是本世界组织对巴勒斯坦人民所负的义务。作为不结盟国家运动主席，南斯拉夫将继续全力支持并积极推动加速实现这一目标。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出发点是基于这样一个估计，估计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任何拖延都将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危险，而这正是我们必须共同防止的。

胡克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英语发言）：在国际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日之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希望再次强调，它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努力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

巴勒斯坦人民为重新赢得这些权利进行了漫长而艰巨的斗争。这个民族的生活充满了难以忍受的苦难，他们在难民营中，在占领和镇压下面对着非人的条件，人权不断受到占领当局的侵犯。至今为止，巴勒斯坦人民仍然不能享有自由生活，并被剥夺了自决权。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以色列决心继续在被占领领土上推行

其定居政策，从而进一步侵害巴勒斯坦人口的生活条件。这将导致本来就已存在的爆炸性局势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打除已经出现的全面、公证和持久解决以巴勒斯坦问题为核心的中东冲突的可能性。

然而，随着起义进入第三个年头，巴勒斯坦人清楚地表明，导致解决这场冲突的进程再不能拖延下去。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强烈呼吁早日解决所有冲突，并通过政治手段消除所有冲突局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同意一系列国际文件中所表明看法，即只有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并充分承认以色列在安全边境内的生存权，才能促成该一地区的稳定和平。人民起义无疑已经为采取国际联合行动，设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创造了新的条件和可能性。

以往在没有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参与下解决这场冲突的确是不可想象的，而现在就更加难以想象。自从巴勒斯坦领导人向以色列提出进行对话的合理而现实的建议以来，情况就更加如此，巴勒斯坦领导人的建议是一个建设性的和平倡议，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赞赏。

在过去几个月里，巴解组织根据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会议上通过的历史性决定，建设性地执行了这一现实的政策。巴解组织表明愿意实行妥协并表现出愿公正照顾各方利益的政治意愿。关于在国际社会主持下与以色列进行直接会谈的最近建议就是一个范例。这一对问题的解决出现真正进展来说至关重要的立场在卡萨布兰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得到一致支持。

今天，以色列应同样表现出建设性姿态。继续拒绝国际社会一再呼吁的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会直接违背该地区人民渴求和平生活和安全边界的愿望。它将使紧张局势更为紧张。

大会、安全理事会、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以及其他联合国之内和之外的其他组织为尽早解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的中东冲突

做出了主要努力。在无数文件、决议和决定中，对全面解决中东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关键因素人们有一种相同看法。这些因素包括以色列从自1967年占领的领土上撤军，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其不可剥夺的权利，特别是自决权，以及该地区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实现其安全生存和持续发展的权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象难民这样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巴勒斯坦问题象一面镜子反映出在中东地区积累下来的问题的错综复杂、相互影响和微妙之处。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所有各方共同采取行动并采取全面的办法才能解决。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工作在成功解决这些十分复杂问题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在此愿赞扬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大使，阿卜萨·克洛德·迪阿罗夫人在组织本委员会的工作时所做的不懈努力。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本委员会一个长期成员国，十分愿为通过谈判达成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做出贡献，以便使巴勒斯坦人民最终能够行使其主权。我国将继续支持本委员会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所做的工作。

有关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的召开当然是解决该地区头绪纷杂问题的最适当方法。这样一次会议将使所有直接有关各方在平等的基础上聚集在谈判桌旁——包括巴解组织、以色列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这样就可产生能考虑到所有各方合法利益的建设性的解决方法。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持所有为确保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所做的努力。为此，就象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中所呼吁的那样，应该充分发挥这一世界组织的潜力：

“在过去一年中，主张召开上述会议的国际一致意见显然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委员会因而促请秘书长尽其所能，确保在安全理事会的架构内为此目的

展开积极的协商。委员会愿为此目的继续加强努力……”（A/44/35，第114段）

这些努力必须产生具体成果，以利于中东的和平与稳定，以利于巴勒斯坦人民和以色列人民的利益。

达摩达兰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正是在42年前，1947年11月29日，大会通过了其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性的第181号(II)号决议。在经历了40年以及4场战争之后，中东问题仍是我们时代仍未得以解决的最大悲剧之一。

在去年12月于日内瓦举行的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上，以及在前几个星期内，一系列具有空前意义的事态进展使人对至少能够认真寻求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案过程中出现进展是持有谨慎的乐观态度。巴勒斯坦国的宣告成立，众多国家对其给予的迅速承认以及联合国在第43/177号决议中对这一宣告的认可都是重大事件。巴勒斯坦国总统，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在他向联合国大会讲话时发起了一场和平进程。用《纽约时报》11月8日所报导的阿拉法特的政治顾问阿布·沙里夫的话说，阿拉法特主席推动了一个无可比拟的进展，即

“巴勒斯坦人民听取了那些相信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可通过和平方式而非暴力方式更为容易地获得的人的建议，正在寻求一种通过谈判达成的，将导致一个自由巴勒斯坦国与一个安全的以色列国和平生存的解决方案”。）（《纽约时报》，1989年11月8日，第A31页）

美利坚合众国和巴解组织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和开始对话使我们更加希望，人们终于以现实主义和实际精神开始寻求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巴勒斯坦的解决办法。这些接触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各方根据阿拉法特总统发动的旨在实现解决的这一新的政治和平进程提出了各种建议。毫无疑问，其中一些建议是在真诚寻求公正和持久解决的情况下提出的。为了在中东实现这样的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必须承认某些基本的内容。绝大多数的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已多次强调了这些基本内容。

最重要的现实是，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局势的核心，任何解决办法都必须充分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包括他们返回自己家园和恢复自己财产、行使自决、实现民族独立和在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行使主权的权利，同时也必须承认这一地区所有国家，包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国际承认和安全的边境内和平生活的权利。

另一个现实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以色列必须从其1967年以来占领的所有巴勒斯坦领土、包括耶路撒冷以及从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必须以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为基础寻求解决办法。召开所提议的在联合国主持下、由冲突的所有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平等参加及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参加的中东国际和平会议是处理和解决所有有关问题的最好方式。这些内容和构架已在大会去年的第43/176号决议中得到了明确阐述。

只要以色列继续宣称自己有权获得权利的同时剥夺其他人的同样权利，中东就无法享受将使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自己能够生活在和平与繁荣之中的那种安全与持久的和平。

世界正在国际关系中经过一个历史性的阶段。风已经刮起，正在刮走许多陈腐的不信任和误解。人们对一个共同未来已重新燃起了希望。几个区域性冲突正在被和谐与共处所取代。今天，殖民主义的最后残余正在崩溃，纳米比亚即将取得独立。一个不幸的例外是巴勒斯坦人民，他们继续在巴勒斯坦内外过着难民的生活。目前的这一历史时刻召唤着我们将这一不幸和不公正的巴勒斯坦篇章尽

早与和平的结束。现在是联合国所代表的国际社会履行自己对巴勒斯坦人民所承担的历史性义务的时候了。

巴勒斯坦人民已进行了一场英勇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光荣地证明了这一人民不可扑灭的火焰及通过牺牲与不合作赢得自己权利与家园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很快就要进行两周年了。这是充满了无穷痛苦的两年。贝特·萨胡尔只是一个例子而已；纳哈利亚是另一个例子。但是，什么都未能打破巴勒斯坦人民的英勇斗争所体现出来的自由精神。我们在此所目睹的是整个人民的殉难精神，这要求我们所有人都作出钦佩，同情与支持的反应。

印度有着同情巴勒斯坦人民的强烈纽带，在巴勒斯坦人民寻求尽早获得自己的权利、包括建立自己家园的权利的时候向他们表示完全支持。

秘书长在他的联合国工作报告中表示：

“中东局势仍然引起人们的严重关切，这不仅是因为它危及政治原则和问题，而且是因为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致使许多人遭受痛苦。……我一直在为建立有效的谈判进程作出努力，……但迄今仍未获成果。

“与此同时，以色列占领区的局势不断恶化，……开始起义以来，数百人被害，数千人受伤和被扣押。……尽管国际社会发出呼吁，侵犯人权行为仍然很普遍，但是，要结束……对抗事件就必须从政治方面着手处理这一问题。因此，我提醒所有有关各方：迫切需要在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谈判进程，充分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的各项合法权利，其中包括自决权。”(A/44/1,第8-9页)

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秘书长的这些感情，同意他为寻求解决所提出的办法。

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运动第九次首脑会议再次重申了在中东实现全面和平的各项原则。

我国代表团希望赞扬在塞内加尔常驻代表迪阿罗大使领导下的联合国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在完成大会托付给其的任务时所作的表现。该委员会已作了巨大的努力，以推动和实施其各项建议，包括提高国际社会对于巴勒斯坦问题有关各项事实的认识的措施。巴勒斯坦权利司和公共新闻部也在继续胜地履行自己各自的职责。

今天早上，联合国纪念了国际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日。我想以印度总理值此之际发来的信件结束我的发言：

“印度与巴勒斯坦人民有着特殊的关系。我们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承诺是一贯和毫不含糊的。我们相信，巴勒斯坦人民将很快实现自己的自决与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宝贵和合法的目标。”

索蒂罗夫先生（保加利亚）（以英语发言）：在讨论议程项目37时，保加利亚代表团曾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对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所持有的立场。这一辩论再次令人信服的证明，巴勒斯坦问题是阿以冲突的核心，不实现公正解决就难以想象在这一地区实现持久和平。

世界目前正在经历其发展中的一个史无前例的阶段。在这样的时刻，各国自由选择的权利正作为国际关系中积极进程的一个工具而日益得到巩固。无条件地将对这一权利的尊重付诸于实践，毫无疑问将有助于解决现存的区域性冲突并防止新的冲突出现。我们认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已明确地向世界表明了自己对自决与独立的选择。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已持续了近两年时间的起义生动地证明了巴勒斯坦人民要赢得自己自由的决心。

占领国的镇压行动所造成的伤亡大部分是平民，其中许多是青年和儿童，这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关注。我们对秘书长有关本组织工作报告中强调的事实也感到关注，即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的局势自起义开始以来不断恶化，尽管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安理会一再要求以色列遵守根据《有关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所承担的义务，还是有数百人被杀害，数千人受伤或被拘留。

1988年11月15日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作出的历史性决定再一次强调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唯一合法代表的作用。委员会的决定为公正和持久解决中东问题的对话创造了广泛的机会，即在充分考虑巴勒斯坦人民包括自决权在内的合法权利的情况下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通过有效的谈判进程解决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必须指出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阿尔及尔决定的积极潜力以及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建设性步骤和主动行动没有导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对话。这主要是由于以色列不愿意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谈判，也不愿意从被占阿拉伯领土撤出军队。由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经明确承认了以色列在安全和国际公认的边界内生存的权利并谴责了恐怖主义，以色列的顽固态度是毫无理由的。我们深信，以色列政府应清醒地审视这一地区和整个世界正在变化中的现实。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与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一样怀有全面、和平与持久解决中东问题的政治意愿。我们认为，联合国应在这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要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其合法与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与这个世界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寻求和平解决区域冲突的努力将是一致的。在这方面，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再次表示支持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由所有有关各方参加，包括代表巴勒斯坦国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参加的中东和平国际会议的主张。

最后，我要表示希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卷入中东冲突的各国将表现出在利益均衡的基础上寻求可以共同接受的解决方法的政治意愿、智慧和现实主义态度，以有利于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和平未来、安全与合作。

阿布德拉先生(突尼斯)(以阿拉伯语发言)：在巴勒斯坦人民即将纪念反对以色列占领的英勇起义二周年的时候，大会正进行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审议。由于其持续性和坚定性，这场起义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它表达了一种反抗占领的坚定决心，一种保持民族特征和重新获得合法民族权利的努力。国际社会

目前看到了一些一直被认为是无法想象的变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设立起来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堡垒正在崩溃，但巴勒斯坦问题及其所有的悲剧和苦难仍然存在，不为四十多年来冲击了世界其他地方的高涨的自由潮流而动。一些时候以来在国际关系中占上风的缓和气氛使遏制区域冲突成为可能，发动了朝向和平解决的进程并加强了联合国在争取解决此类冲突中的作用。最近的这类解决涉及纳米比亚问题，民族主义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在立宪选举中获胜以来，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尽管如此，巴勒斯坦问题仍然与使世界公众感到振奋并重新激起了安全与安宁感觉的积极事态发展相距甚远。巴勒斯坦人民继续面对着残酷和暴政的势力，他们的武器是爱国主义和石块，他们的盾牌是信心的力量、决心及对体面生活的信念。

他们遭到最恶毒、最严厉的种族主义、基于驱逐出境、遣返和扩张的定居者殖民主义的侵害，巴勒斯坦人民被赶出自己的家园，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被剥夺，整个地区的人民被迫迁移，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那里定居。

巴勒斯坦人民起来反抗这种状况是毫不奇怪的，造成这种状况是为了用各种可能的手段消灭巴勒斯坦人，实现基于扩张和侵略的犹太复国主义计划。无论以色列如何试图掩盖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尤其在过去两年中的痛苦处境，无论以色列如何严地对有关其野蛮行为实行消息封锁，以色列的真相已经暴露，事实现是在清楚的。其制度的基础是侵犯人权，不承认民族因素、及毫无顾忌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和计划。占领军毫不犹豫地杀害儿童、摧毁房屋、褻渎伊斯兰和基督教圣地，并歪曲圣城耶路撒冷的特征。

我们发现他们打断年青人的骨头。他们把人活埋。我们发现他们玷污家庭的隐私权。他们根据集体处罚的原则，仅仅凭着怀疑就拆毁房屋。因而使我们想起了黑暗时代。以色列应该从那个黑暗的时代灾难性后果中吸取教训。在以色列军队和这个军队的一个分枝——定居者民兵的压迫、迫害和肆虐面前，起义不屈不挠地持续了24个月之久，这表现了以色列试图以一切手段使其合法化的既

成事实遭到抛弃，所以，起义的继续反映了对于民族统一的肯定和在巴解组织周围团结起来。

以色列试图把起义说成是恐怖主义行为。但是，这欺骗不了任何人，甚至欺骗不了他最亲密的朋友。现实揭穿了这些谎言，并且证明，抵制拥有最先进、最致命武器的以色列战争机器的唯一武器是石头武器。如果说有恐怖主义，那就是国家恐怖主义，是以色列每日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在南黎巴嫩和在贝鲁特郊区、在戈兰甚至在远离巴勒斯坦的国家，例如以色列破坏突尼斯、利比亚和伊拉克安全的时候所犯下的恐怖主义行为。就在上周当黎巴嫩人民哀悼莫阿瓦德总统死亡的时候，以色列甚至不尊重这个庄严的时刻，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对黎巴嫩难民营里的巴勒斯坦和黎巴嫩难民进行恫吓，把他们作为空袭的目标。起义一方面拒绝了既定事实的政策，同时也表明巴勒斯坦人民在政治上已经成熟。这可从巴勒斯坦领导人的所有主动行动上明显地看出来。在过去一年中，我们看到了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阿尔及利亚宣布巴勒斯坦国，阿拉法特主席在日内瓦联大的讲话以及他在大会上明确阐述的立场——这些都证明巴勒斯坦领导人的温和态度和现实主义，以及他们负责任的行为和为了正义与持久和平而作出牺牲的准备。这些决定和立场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巴勒斯坦国得到承认，美国在突尼斯同巴解组织进行了对话。他们采取的主动行动，证明了巴勒斯坦领导人在采取和平途径方面的真诚。唯一持怀疑态度的是以色列，它只是想要拖延时间和排除一切解决办法。

阿尔及利亚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把国际合法性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这种合法性反映在一系列的联合国决议中——从大会关于分治问题的第181(II)号决议直到安理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以及其它有关决议。

阿尔及利亚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同意把国际会议看作是实现中东和平的理想框架。5月份在卡萨布兰卡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赞同这些选择，并且重申非

斯阿拉伯和平计划，以及坚持安理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而且支持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包括巴解组织在内的所有有关各方平等参加的国际和平会议。

以色列对所有这些倡议的反应如何呢？以色列的答复完全是否定的：它对于国际会议、对于巴勒斯坦国、对于自决权、对于巴解组织、对于“以土地换取和平”的倡议都作了否定回答。这种绝对的反对态度是毫无道理的；这只能是由于以色列追求扩张主义野心的祸心，因而藐视国际决议并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人们有权问：以色列是否通过拒绝以第181(II)号决议（其中规定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即阿拉伯国和以色列国）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而使其本身存在的合法性成为疑问。

同以往一样，在国际社会等待决定性的、积极的反应和实施联合国决议的真诚努力的时候，以色列却通过拖延战术来赢得时间。最令人遗憾的是，它的目的只是为结束起义而寻找方法和手段，而不是实现正义和持久和平来保障巴勒斯坦人民和这一地区所有人民的安全与稳定。

国际社会认为巴勒斯坦与美国之间的对话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突尼斯尽一切努力为促成和保持此种对话创造有利条件。关于在这个框架内进行最高级直接接触的消息使我们感到乐观。我们希望，这个对话将把世界纳入正轨，并且为和平进程提供必要的动力。

在这方面，我必须赞扬欧洲共同体所作的努力——所有各领域内的共同利益把共同体同中东人民联系在一起。的确，全世界对于巴勒斯坦事业几乎一致的支持是把和平进程推向前进的最好保证。

我还想赞扬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他在这一领域内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以及塞内加尔常驻代表迪阿罗女士坚强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工作以及该委员会在促进国际公众舆论了解巴勒斯坦合法权利和为这项事业赢得尽可能广泛的支持和援助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国际社会了解我刚才说到的各个积极和消极的方面。这反映在安全理事会主席于1989年11月7日给秘书长的信中间，他在信中指出：

“安理会成员一方面欣然注意到过去一年内已经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步骤和倡议，另一方面对于实现中东和平一事仍然缺乏进展以及被占领领土内巴勒斯坦人民面对的局势日益严重始终感到极为关切。因此，安理会成员深信，必须继续紧急作出努力，以期中东局势达成公正和持久的全面解决办法，尤其是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所有各方面。”（S/20968，第3段）

这一立场反映了对事态发展的现实的观察以及对区域中人民、首先是战斗中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深切的责任心。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其常任理事国抓住这一良好的机会取得实质性进展，满足巴勒斯坦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愿望，在这个多年来只经历过冲突的蹂躏和毁灭的区域中驱除战争的阴影。

1989年11月13日齐纳·阿比丁·本·阿里总统在向大会发言时指出：

“国际社会恢复了对联合国行动的信心，这使我们有理由感到乐观，并加强了我们的这种信念，即只有通过运用所有国家都保证要尊重的《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各项原则，才能解决国际问题。”（A/44/PV.53，第3页）

我们希望，巴勒斯坦事业和中东问题将会从这种建设性的趋势中获得好处，并且安全理事会将会坚定和勇敢的承担责任，以便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必要的保护和结束他们成为其受害者的长期的历史性非正义。

李鹿野先生（中国）：自四十三届联大讨论巴勒斯坦问题以来，中东形势发生了重要的积极的变化，政治解决中东问题已愈益成为形势发展的主流，有关各方为推动实现中东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特别是自去年十一月巴勒斯坦国成立以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采取了一系列灵活、务实的政策和促进和平进程的实际步骤，为中东和平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支持。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占领的起义斗争即将进入第三个年头。他们面

对以色列占领当局的野蛮镇压，不畏强暴，坚持斗争，表现了巴勒斯坦人民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斗争精神和恢复自己合法权利的强烈意愿，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他们的斗争使国际社会对解决中东问题的紧迫性感觉更深，也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如得不到恢复，巴勒斯坦问题得不到公正解决，中东地区就无和平与安宁可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以色列当局不顾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仍无视巴解组织的和平努力，继续对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民实行弹压和饥饿政策，坚持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以色列的这一顽固立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国际社会和世界上所有主持正义的国家的强烈的谴责。

中国政府 and 人民十分关注中东形势的发展，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支持巴解组织和阿拉伯各国为和平解决中东问题所做的不懈的努力。我们认为，政治解决是公正、合理和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最佳途径，希望各方都不诉诸武力。这既是四十年中东争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符合当前国际缓和趋势、和平解决地区争端的时代潮流。我们支持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包括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有关各方参加的中东问题国际会议，支持有关各方进行他们认为合适的各种形式的对话，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占领区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镇压，撤出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的安全才能相应地得到保证。我们希望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国相互承认，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和平共处。我们认为，实现中东公正、持久的和平，不仅符合中东所有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而且也有利于确立世界和平与稳定。我们呼吁以色列政府正视现实，顺应时代潮流，改变僵硬立场，从包括以色列人民在内的中东各国人民的利益出发，采取积极、灵活态度，以早日实现中东问题公正、全面的解决，使中东各国人民共享和平与安宁。

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对中东问题应给予更多的关注。我们相信联合国在推动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同中东有关各方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及主持正义的国家一起，为实现中东公正、持久的和平作出自己的贡献。

拜恩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在昨天发言时阐述了对中东局势的看法。但是，大多数发言者没有这样做。他们不但不讨论该地区许多阿拉伯内部的动乱，相反，却再次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方面。这一做法在今天的辩论中再次出现。在这方面，我要提醒大会，巴勒斯坦问题是仍然困扰中东许多地区的不稳定和暴力的直接后果。巴勒斯坦人的问题是中东局势以及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采取的交战态度的直接结果。

我们生活在人类后代将永远牢记的一个历史性时代中。人类第一次把自己的生存置于危险之中。我们正在改变地球的物理结构，植物和动物的遗传组成，以及一切生命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现在，现代科学被迫寻找立即解决这些人为危险的办法。我们相信将会找到这些办法，因为我们这一时代所产生的科学家比人类历史上曾经产生过的所有科学家都还要多。然而，只是科学家还不能拯救我们。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样，只有通过密切和有利的合作才能找到和执行有效的解决办法。

当我们面对这些环境和科学挑战的时候，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机会也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民主的愿望正在世界上最不可渗透的地方出现。物质和意识形态的围墙正在倒塌。信息革命使地球变小，民主的信息正越过物质和政治的疆界四处传播。由于民主的特点是公开交流意见，因此，民主越强大，越广泛，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和平往来的可能性就越大。事实上，在这一正在出现的民主时代解决政治冲突时，对话和谈判正开始取代压力、威胁和交战状况。民主国家的美德可以在它们深刻的信念中找到，这就是即使谈判进程充满了危险，对话和妥协的危险也远远要比暴力、恐怖和战争的危险小得多。

中东的不幸现实是，以色列仍然是该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改革和政治进步之风正以惊人的速度吹遍世界各地，但却几乎没有触及中东；至今为止那里还没有出现变化。阿拉伯国家继续排斥以色列是大多数中东国家仍然坚持的不容忍和抵

制主义的产物。在这方面，以色列是例外。自从其诞生后的几十年来，这一年轻的民主国家一直敦促其邻国与它和平共处。我们一直要求阿拉伯国家使冲突非军事化，并以民主方式解决问题。

这一概念没有在以色列周围的大部分地区扎根。黎巴嫩新当选的总统雷内·莫阿瓦德被暗杀一事使我们再次想到我们生活的这一地区的真正特点，即不稳定是那里的唯一稳定因素。激烈的相互指责、政治暗杀以及大规模地杀害持不同意见者仍然是被接受的准则。这些准则得到了巴解的加强，巴解的专有权利是有计划地攻击平民，所采用的手段有劫持、扣押人质、在汽车里和飞机上安放炸弹，以及在机场、游船和学校、犹太人教堂以及清真寺任意杀害无辜的平民。

在联合国，我们看到有这样一种趋势，即关于许多问题，尤其关于阿以冲突的问题的辩论似乎是在与世隔绝的玻璃墙内进行的：这里的辩论常常完全脱离中东的现实。这一不良记录的责任完全应当由阿拉伯集团承担，因为，阿拉伯集团不但不利用联合国来进一步加强相互容忍精神，理解与对话，相反却象过去那样，把联合国作为它们反对以色列斗争的又一件武器，作为通过其他手段进行的一场战争。因此出现了一个荒谬的现象：致力于和平事业的一个组织的决议竟然与最好战和最顽固的阿拉伯立场保持一致。

因此，我们在大会看到的不是对阿拉伯国家的战争行动的谴责，而是对该地区取得的唯一和平条约的严厉批评。1979年11月29日，大会在其第三十四届会议上通过了第34/65B号决议，该决议强烈谴责所有的所谓“局部协议和单独条约”，并宣布《戴维营协议》没有效力。联合国由于受利用对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签署的和平协议进行了谴责，而这一协议是阿以冲突各方之间签署的最全面和唯一的和平条约。

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观察员继续驻在已经不存在的1975年临时缓冲地区分界线上是脱离现实的一个最明显的表现。以色列军队是在11年之前撤走的，而

今天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观察员却住在深入埃及领土几百公里的地方。显然，边界线在改变，而观察员却不受其影响。边界移动了，观察员却没有移动。

我们在大会看到激进的阿拉伯国家和巴解一手铸成的另一个大错：自从1971年以来，大会受利用对以色列恢复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努力进行了谴责。就在这一年，以色列作出了巨大努力，目的是为了不惜代价地全面安置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难民。由于至今为止仍在继续兑现的一项承诺，从这一计划中得到好处的两万两千多个家庭，大约十五万难民自愿离开了难民营，现在他们已经在难民营外，但却非常靠近那里的现代居住区长期定居下来。

因此，以色列不仅安置了来自阿拉伯国家的800,000名犹太难民，而且是唯一积极安置巴勒斯坦难民的國家。而阿拉伯集团今天和过去一样，继续努力使难民问题长期存在。他们继续利用人们的苦难作为他们反对以色列斗争的武器。

因此，从1971年至1978年，阿拉伯集团在联合国大会每年提出决议，不仅谴责这项人道主义努力，而且要求以色列：

“立即采取有效步骤，使有关难民得以返回他们当初被迫迁离的营地……”。

(第33/112E号决议，第一段)

每年通过的这些决议以不同形式持续到今天，使人们不禁要问，难道这就是实现和平，促进解决的真正办法？

我们在大会上看到阿拉伯集团如何哄骗各国对等同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臭名昭著提法进行表决。那些投票赞成这项决议的国家在投票的时候完全知道这是赤裸裸的谎言，把这两个名词相提并论完全自相矛盾，这种说法没有任何逻辑。

但是，这项可耻的决议有着更为深刻的可怕影响。给犹太复国主义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本身就是种族主义行为，对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许多其他人造成严重威胁。虽然犹太人常常因种族主义原因首先遭受攻击，但这种攻击从来并不就此停止在犹太人身上。因此，萨赫诺夫和其他许多人类良知的声音称这项决议“可恶”。

在联合国这里，阿拉伯宣传的各种伎俩中，双重标准的做法得到特别的完善。因此，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地看到暴君谴责暴政，种族主义者攻击种族主义，而人权委员会的某些成员本身就是人权的主要践踏者。最糟糕的是，一些真正支持自由和民主的开明国家却默认这种双重标准的虚伪做法，本身自己也加入了这种做法。

只有在这里联合国，我们才能目睹以色列单枪独马地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努力不断遭受谴责，而对以色列和犹太平民在世界各地遭受种种残忍的恐怖袭击却从来不提，更谈不上谴责。在墨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屠杀以色列运动员，在马艾劳特高中 (Ma'alot) 屠杀以色列高中生，1977年在海法—特拉维夫公路上汽车屠杀只是在这里从来没有谴责过的许许多多血腥暴行中的几个例子。鼓吹暴力的人不受谴责，而暴力的对象却遭谴责。

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看到支持和教唆国际恐怖主义，对杀害许多国家数百名无辜受害者负有责任的那些阿拉伯国家胆敢厚颜无耻地严惩以色列采取恩塔培行动，从吸血成性的国际恐怖主义手中救出了103名无辜平民。

只有在这里大会上，我们才能看到通盘谴责以色列的所谓采取暴力措施，而实际上以色列正努力以最克制的行动制止暴力，这些暴力是由巴解组织和某些阿拉伯国家提供资金、支持、鼓励和从事的。

150多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占过去两年暴力中杀害人数十分之一的人是被巴解组织以可以想象的最野蛮的方式冷酷地杀害的。用巴勒斯坦人杀巴勒斯坦人的这150个人的谋杀命令直接来自突尼斯和约旦的巴解总部。只有在这里，那些自称关心巴勒斯坦人困境的人才能如此冷漠地无视这些巴勒斯坦受害者。

我们不用等大赦国际的报告告诉我们，保护当地居民是以以色列的责任。我们不用等这份报告使我们相信，最终和惩罚巴解谋杀凶手是以色列在国际法下的义务。我们知道这些，并据此采取行动。

只有在这里大会，以色列才被指责为侵略一方，而实际上侵略来自某些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自从阿拉法特1988年12月宣布“Caduc”，放弃恐怖主

义以来，在叙利亚和伊朗的帮助和教授下已向以色列境内发动了40多次恐怖主义袭击。

只有在这里，以色列才会因使用催泪弹平息大规模暴乱而受谴责，而提出这样谴责的国家有象伊拉克，那一国家在两天血腥的时间内，用致命的化学毒气屠杀了五千多名本国库尔德族平民。

只有在这里，发言人才能声嘶力竭地谴责以色列驱逐被指责积极从事煽动和恐怖活动的人员，而他们本国和本地区大规模驱逐成千上万无辜平民的情况却无人过问。

也只有在这个大会上，提供90%石油维持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竟有胆量指责以色列支持种族隔离，而我们已不厌其烦地一再声明，最近一次于1989年11月9日在这一讲坛上声明，以色列和犹太人民最坚决、鲜明地谴责和拒绝种族隔离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

我深信，在坐的各位都知道，以色列这个由大约一百个各种形态和肤色的种族团体组成的多种族社会，是世界上肤色最无关紧要的国家。但是，这些事实却不能牵制那些国家一起攻击以色列。这些事实却不能影响它们的投票格式。

只有在这里联合国，我们才能看到操纵在事先预订和对阿拉伯集团才有特别意义的日子召开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特别会议，而实际上毫无开会的理由。

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看到丧心病狂地不惜代价孤立以色列，这方面的例子就是阿拉伯集团有系统地企图阻止以色列成为任何决议的提案国，包括有关老年人和青年这样最无政治色彩的决议。

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看到阿拉伯好战赤裸裸的表现，每次一般性辩论，当以色列总理和外长每年一度地呼吁阿拉伯国家开始直接谈判，达成和平的时候，除一个国家以外的所有阿拉伯国家代表集体退出会场。

只有在这些会议厅里，反对以色列代表团代表资格，企图把以色列从联合国赶走的把戏每年重演。

只有在这里，同样是这些国家才能极其虚伪地提出要求正是在这个组织的主持下—这些国家寻求把以色列从联合国驱逐出去—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决议草案。

这种方法很难实现和平，很难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也无法改善一些深陷其中的人们的命运或者为朱迪亚、撒马利亚和加沙地带的巴基斯坦居民的问题找到一项解决的办法。阿拉伯国家的发言人和其他一些人所重复的种种陈词滥调和口号所起的作用最好也就是使任何解决办法的前景遭受挫折；最坏的情况则可能使仇恨加深、冲突加剧。

不管怎样，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辩论仍然是片面的、一边倒的，是为一种道德的双重标准所左右的。以色列所面临的是二十多个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代表连篇累牍的怀有敌意和好战的发言。他们所代表的是在推进对话、谈判或合并方面毫无作为的政府。相反，他们还重复着极端的要求，添油加醋进行令人难以忍受的指名道姓和虚假的指控并且发表了模棱两可的意图声明。

所有这些行动对鼓励冲突各方推进和平事业是毫无意义的。这次辩论及其后的各项决议将不会鼓励在以色列及其邻国以及在朱迪亚、撒马利亚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之间进行政治对话或直接谈判。

相反，这些讨论则是对最为残忍好战和毫无妥协之意的阿拉伯立场的屈服。这种立场暴露在激进阿拉伯传统中普遍存在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孤注一掷的态度，在这种传统中，只会接受那些充满了乌托邦式的空想的解决办法而不论在这一进程中会付出多少鲜血。

阿拉伯巴勒斯坦人的严重错误和不幸就在于他们总是企图采取极端性的选择方案并排斥任何妥协让步的倾向。他们早在三十年代就采取了这种作法，当时他们赞成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法典的说明官哈吉·阿明·侯赛尼的主张，这个人当时从他在纳粹德国的根据地发出叫嚣，要求消灭在欧洲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区。

他们拒绝了皮尔委员会1936年的决定，这些决定建议把约旦河西岸地区的80%的土地拨给他们。他们拒绝了1938年的《张伯伦白皮书》。他们拒

绝了1947年联合国分治计划。他们拒绝了1967年前的边境。他们拒绝了安全理事会的第242(1967)号决议。他们拒绝了使自己的难民恢复社会生活并拒绝了《戴维营协议》，这项协议要求就朱迪亚、萨马利亚和加沙的未来地位进行谈判。

如果说这场冲突的历史对我们有任何教训的话，那么就是拒绝这一愚蠢行为。以色列和犹太人民一贯认为，如果一项文件有30%是对你有利的，那么就接受它为进行谈判的基础。阿拉伯拒绝主义者始终认为，如果一项文件甚至是80%的成分是你有利的，就尽可以把它抛在一边。

不幸的是，某些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正在重蹈过去错误的复辙。他们不是选择对话、谈判和作出让步的路线，而是继续认同极端主义的作法并加以诉诸实施。不幸的是，这里所进行的讨论却继承了这份极端主义的遗产。

在这个全球性解冻的时代里，我们不仅应该对生态问题或者对冷战正在逐渐消融的冷战世界秩序采取一种建设性的态度，而且也应当对阿拉伯—以色列的冲突采取这种建设性的态度。

使我们必须在这里重复一些基本事实：以色列从没有对阿拉伯国家宣战过；正是阿拉伯国家不仅在1948年对以色列宣战，而且还厚颜无耻地向联合国正式通知了他们这一侵略行径。

四十一年交战状态和五次战争，双方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成千上万；60万阿拉伯和80万犹太人的难民—这些就是这场始终没有平息的侵略战争的苦果。以色列四十一年如一日地呼吁它好战的邻国们—劳永逸地承认它的存在，结束交战状态并使关系正常化。四十一年来以色列只是一厢情愿地呼吁和平。

20个阿拉伯国家目前仍然与以色列处于正式战争状态。仅在我们东方战线上，我们就面临着由人数超过一百万武装人员组成的大规模阿拉伯军队，一万多辆坦克，一千五百架战斗机，成百上千的导弹，有些还配备着化学弹头—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以色列的稠密的人口中心。只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有勇气放弃这一方

针。这就是埃及，这个阿拉伯国家中幅员最大并且最杰出的国家在伟大的政治家安瓦尔·萨达特总统的领导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需要获得保证的正是以色列，这些保证可以使以色列在中东受到欢迎，并确保这场冲突唯一解决办法就是通过直接的谈判。当萨达特总统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以色列人民欢迎总统所采取的这一富有勇气的步骤。他所作出的“再不战争了”的宣言，《戴维营协议》和最终的和平条约——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基础之上的一都是必然的结果。

在美国调解的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帮助下，萨达特总统和贝京总理所走的道路证明，只要国家之间存在着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意愿，那么就会有摆脱交战状态循环的途径。

这些充满希望地着眼于更加美好未来的充满勇气的发展发生在十一年前。

自从那时以来，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外交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是在埃及、约旦和以色列之间进行的。以色列和某些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联系业已开始，并且在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已经签署了一项协议并得到了黎巴嫩议会的批准，这项协议只是在叙利亚的威胁下被迫取消的。

但是，仍然与以色列处于正式交战状态的20个阿拉伯国家继续无视以色列反复要求结束这场冲突的呼吁。只有在阿拉伯国家与我们共同努力解决我们这一地区的这场旷日持久冲突的种种盘根错节的问题，并支持目前普遍存在的对话、和解和关系正常化的国际气氛，这一僵局才能得到解决。目前继续在这些大厅中存在着敌对气氛只是证明了这里不是找到解决办法的地方。只有通过对话和直接谈判——而不是通过重复陈词滥调、偏袒一方和极端化的决议——才能够并将会找到解决办法的。

1989年5月14日以色列政府提出的和平倡议以使和平进程恢复了活力，并使该地区目前充满了新的希望。这项倡议旨在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并运用富于实际精神的、现实和全面的方法实现和平。

它的四点计划要求:加强埃以和约,结束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状态,修复巴勒斯坦难民营,在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的巴勒斯坦居民中举行选举。上述四点是相互促进的,其中一方面的进展将促进其它各方面的进展。因此我们认为应该以平等力量,并行不悖地奉行所有这四点计划。

这四点计划没有任何一点超出了除激进的阿拉伯国家之外的任何人的范围。要求加强和约的第一点计划已经正在得到执行;旨在修复难民营的第三点计划已被广泛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有关选举想法的第四点已得到各领土的巴勒斯坦人的强烈赞同。只有要求实现与阿拉伯邻国的和平的第二点仍然没有实现。然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因为结束交战状态是任何和平进程的关键。我们这一区域的和平明显地取决于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

虽然存在所有这些障碍,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尽快走向朱迪亚、萨马里亚以及加沙这些领土上的和平。这些选举将使得巴勒斯坦人能够有史以来第一次自由与公正地选择他们的合法代表。自决的真实意义在于使人民能够作出他们的选择并自由选举他们的代表。除了被一个民族所选出的代表外,任何人也无权声称他们代表一个民族。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自我标榜的巴勒斯坦人的“唯一合法代表”对这些选举,对这一自决的真正表达方式感到惊恐。阿拉法特威胁要将十粒子弹射进任何反对他的巴勒斯坦人的胸膛,阿拉法特的代表阿布·依亚德重复了这一臭名昭著的威胁,仅在五天前他作出以下声明:

“我向未经巴解组织的批准,参加与以色列举行的任何会议、对话或谈判的每一个巴勒斯坦人发出警告。”(《中东》,沙特阿拉伯,1989年11月24日)

巴解组织这个恐怖份子的集合体既不是巴勒斯坦人的唯一代表,也不是他们的合法代表,根本不是他们的代表,巴解组织令人恐惧,它已谋杀了150多个反对它的巴勒斯坦人。所有这些都是以自决的名义进行的。

巴解组织的头目在采取恐怖与谋杀行动的同时,声称是它们的受害者的合法代

表，愿意代表他们谈判。这个破坏力量在原则上反对民主进程，使用武力阻碍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真正的代表。

以色列决定执行5月14日的和平倡议。巴勒斯坦的国内恐怖主义的运动将失败，朱迪亚、萨马利亚和加沙的选举将得以进行。以色列希望迅速与被选出的巴勒斯坦人的代表一道，结束旨在实现长达五年的巴勒斯坦人自治时期的谈判，它将使得巴勒斯坦人有效地把握他们日常生活的多数方面。我们致力于在开始自治时期的三年之内，就永久解决办法开始谈判。

这是一个真正而且切实可行的倡议，它的目标在于填补鸿沟、解开不信任的疙瘩并旨在实现全面和平的第一个可以达到的步骤达成协议。进一步拒绝这一倡议毫无道理。目前时机已成熟，我们应该结束暴力循环和根深蒂固的仇恨，废除在这里使用过的陈旧而且僵化的口号，它们只不过是和解道路上的又一些绊脚石。

为了推进和平进程，我们应该克服道路上的许多容易犯的错误。我们越是避免有关最终愿望以及长期解决办法的格言，选举和临时解决办法达成协议的前景就会更好。

避免这些口号将加强我们就与选举和自治有关的临时安全达成协议的能力。如果在那时，能够继续为建立信任和使关系正常化作出共同努力，将有着实现长期寻求的永久解决办法和真正和平的良好机会。

不存在任何富有魔力的解决办法。中东的和平进程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耐心和毅力。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只是为了产生脱离接触协定，27次前往大马士革。同样地，与埃及的和平是通过长达5年的临时阶段而实现的。随着1974年1月达成脱离接触协定而开始了和平进程，此后产生了1975年的临时协定。三年后签署了《戴维营协定》，其后又有1979年的和平条约。

政治纲领经常建立在基于过去和目前经历的安全概念的基础之上。但是，必须使人民的头脑中产生友好关系与真正和平的概念。因此，以色列建议通过导致自治的

过渡时期的自由与民主的选举，试图实现目前可能实现的一切。在这一时期，我们都应该致力于促进在该地区建立信任的进程。我们希望谈判的动力和势头将完成其它工作。接着举行有关永久解决办法的谈判。然后讨论对一项共同商定的永久解决办法提出的所有展望、选择和计划。在过渡时期之前和过渡时期之间，该地区的气氛可以从交战、恐怖行动和暴力的气氛转向信任、对话与和平的气氛，我们就可能也将会就永久解决办法进行谈判并达成一致意见。

对于中东地区的各国人民来说，这是最好的和平备选办法。他在目前是可以实现的。它是我们力所能及的。让我们给它一个机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大会1975年10月10日的第3369（XXX）号决议，我现在请伊斯兰会议组织的观察员发言。

安塞先生（伊斯兰会议组织）（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想感谢你给我提供这个机会向大会讲述对联合国具有巨大重要性的问题，尤其是在今天这个被我们大家作为“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加以庆祝的日子。

对于伊斯兰会议组织和整个穆斯林世界来说，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症结，而神圣的圣城的问题又是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这一问题的继续恶化不仅严重威胁了中东地区的稳定，而且也严重威胁了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对于伊斯兰会议组织来说，巴勒斯坦和神圣的耶路撒冷的事业就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主要事业，这不仅因为他是公正的，而且也是由于神圣的圣城是所有穆斯林的第一个朝圣方向和第三个最神圣的地方这个事实。

40多年来，以色列推行扩张主义侵略政策，残酷压迫巴勒斯坦人民，蔑视国际社会的意愿，并顽固地践踏国际法的所有准则，构成了中东地区持续不断的暴力、紧张局势和战争的唯一根源。以色列这些政策的最终目的是非常清楚的，也是徒劳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永远篡夺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利，并扑灭巴勒斯坦事业。

巴勒斯坦问题不仅涉及到穆斯林世界或者是伊斯兰会议组织，而且它是国际社会最根本的关注，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了某些国际法的根本原则和行为准则，没有这些原则和准则，国际社会就不可能共存。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反对这样一些危险的学说。根据这种学说，任何国家都可以以谋求进一步的安全为借口，对其邻国进行侵略和占领邻国的土地，这事实上就等于说强权政治的原则是对的。

联合国对巴勒斯坦人民负有历史的特殊责任。巴勒斯坦人之所以从他们的家园和土地上被赶出，他们所蒙受的巨大苦难，最初都是因为大会在40多年以前所采取的一个决定；但几十年来，国际社会一直忽视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希望和特性，将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当成仅仅是一个难民的问题。在以色列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区22年之后的今天，新一代的巴勒斯坦人已经成年。他们所看到的只有以色列占领军和殖民主义移居者咄咄逼人的傲气。这些年轻人渴望自由的熊熊烈火是任何恐怖和恫吓都无法扑灭的。因此，1987年12月8日，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占领军的武装力量扔出了第一块石头；从此光荣的巴勒斯坦起义至少震动了国际社会的良心。

现在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所进行的英勇的巴勒斯坦起义已将近第3年了，在此期间1000多名巴勒斯坦烈士英勇地倒了下去。

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领导加强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1988年11月15日，在阿尔及尔召开的巴勒斯坦国民议会第19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历史性的宣言，宣布了巴勒斯坦国的诞生。这一举动是寻求中东问题和平解决努力中的一个里程碑。巴勒斯坦国民议会宣布承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并接受联合国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所有决议，这一举动清楚地说明巴勒斯坦人致力于实现持久的和平。的确，巴勒斯坦国民议会会议上所作的历史性决定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给1988年12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大会所带来的信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称赞。从那时以来，阿拉法特总统以令人钦佩的勇气和智慧，提出了许多的和平倡议，这些倡议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和平

愿望。全世界对这些巴勒斯坦倡议的反应是十分积极的。在这方面，伊斯兰世界欢迎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开始同巴解组织进行讨论的决定，尽管这个对话由于美国所怀有的某些犹豫而没有取得多少进展。

我要向大会报告，于1989年10月4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所举行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外交部长协调会议向巴勒斯坦起义表示了敬意和良好的祝愿，并重申了对这场起义的完全支持。

这次会议谴责了以色列旨在继续占领和扑灭巴勒斯坦起义的各种政策和作法，以色列的这种政策和做法导致了1000多名巴勒斯坦人的牺牲，以及数万人受伤和遭到逮捕，现在还有巴勒斯坦人遭到驱逐以及巴勒斯坦人的财产受到破坏。

这次会议重申，巴勒斯坦事业是中东冲突的核心，要实现公正和全面的和平，巴勒斯坦问题就必须在以下的基础上得到解决，即以以色列部队立即全部无条件从1967年它占领的领土上撤出，让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包括返回家园的权利、实行自决的权利、以及在他们唯一合法的代表巴解组织的领导之下，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将首都设在圣城耶路撒冷的权利。

会议要求根据大会第43/176号决议，在联合国的主持之下，召开一次由安理会常任理事会以及冲突的所有各方，包括巴解组织，平等参加的国际中东和平会议。

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要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向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在其主席有能力和智慧的领导之下，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赞赏和感谢。我们面前的这份该委员会的最新报告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历史已经证明，侵略、控制以及使用武力从未能够扑灭人民争取自由、独立和自决的合法愿望和要求。巴勒斯坦人民为了实现这些崇高目标而进行的合法和正义的斗争也毫不例外。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我将请那些要求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团发言。

请允许我提醒大会成员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关于行使答辩权的发言第一次限制在10分钟内，第二次限制在5分钟内，而且应该由代表团从座位上发言。

沙依德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很清楚，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代表已经完全脱离了现实。我并不打算在这里驳斥他常常重复的那些谎言，因为它们不值一驳。我只想清楚地陈述几个简单的事实，好让这个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能够抓住我的意思。他既然已经证明无法理解那怕是最简单的程序问题，他又怎么能希望就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讲话呢？

首先，在他的冗长的发言中，他谈到他所代表的实体的民主是中东为数不多的民主中的一个。我只想请大家注意1989年11月21日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约翰·布林克利的一篇文章，使大会能自己看到他所宣称代表的民主是怎样的一种民主。各位成员将会发现，在这个假民主中，没有任何法律来保证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居民能够享有最基本的人权，也没有任何法律禁止任何基于宗教或民族的歧视，也没有法律来保证言论自由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事实上，各位成员将发现这是一个极为罕见的没有宪法的民主。

第二，他再次提到大会第3379(XXX)号决议，该决议正确地把犹太复国主义称为种族主义。该决议是继特拉维夫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拒绝遵守联合国呼吁根除一切形式的歧视的决议从而向国际法提出挑战之后而通过的。该决议体现了人们对特拉维夫和比勒陀利亚之间卑鄙和可疑的联盟所构成的严重威胁及其残酷的做法的共同愤慨。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代表在这个大厅内当着所有会员国代表团的面撕毁了这项决议，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这使人们多少了解到成为其种族主义态度的特点的意识。

第三，他谈到和平。当然，他是从犹太复国主义侵略的角度谈到和平。

我们多年来一直表明，我们是站在和平的一边，我们寻求在我们和全体国际社会支持的联合国决议的基础上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任何在这一概念之外谈论和平的行为都无外乎是一种骗局和欺骗国际公众舆论的企图。

欺骗国际公众舆论的企图

历史结论性地证明：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种族主义的扩张主义运动。这种运动并不满足于在巴勒斯坦不惜牺牲该国当地人民的利益、并在1947年来被联合国确定的边界内建立一个寄生实体。它扩大了其在1948年所占领的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并藐视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停火决议、联合国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及《宪章》。

这一运动进一步在1952年并再次通过1956年对埃及的三方面侵略而扩大了所占领的地区。犹太复国主义扩张主义在1967年6月达到了狂热程度——吞并了耶路撒冷和戈兰，在被占领的领土上建立了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并占领了大片黎巴嫩的领土。

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仍然采取其传统的讹诈伎俩。它坚持其损害阿拉伯民族利益的公开的兼并—扩张政策，试图在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土地上建立其神秘的国家。

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对和平的任何谈论都骗不了任何人。

侯赛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恐怖之源的代表象往常一样，为掩饰其欺骗做法，不惜撒谎并毫无根据地指责包括我国在内的中东国家。当然，我们对这些谎言不感到奇怪。这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惯用伎俩。我们严正谴责所有这些弥天谎言和指控。

我昨天在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行使答辩权时指出，我们坚信犹太复国主义的基地是通过武力、恐怖而建立的，其在该地区的生存是非法的。它是一个非法的国家，正试图通过非法活动来获得国家的称号。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

正在采取违背巴勒斯坦人民及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的意志的行动。 我向他们保证，他们不会实现自己肮脏的目标。

各位都知道，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四十年来实行占领并对巴勒斯坦居民采取最残酷和野蛮的行为和政策。 各位成员还记得犹太复国主义非实体在夏伯拉和沙蒂拉难民营犯下的罪行及他们现在在贝特萨胡尔的所作所为。 仍是这批罪犯正在犯下同样的罪行。

我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众所周知。 我们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穆斯林战士为行使其在整个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独立国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进行的正义和英勇斗争。 我们不承认在巴勒斯坦神圣土地上建立的任何非巴勒斯坦国家。

拜恩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答辩权本来是那些受到前面发言者攻击的国家的代表所使用的权利。 既然我没有非难任何会员国的完整而只是要求和平解决阿以冲突，我看不到叙利亚和伊朗代表有什么理由行使答辩权，除非他们借之宣布原则上反对和平解决各种冲突。 实际上，伊朗代表公开呼吁把以色列斩草除根。

这些激烈言词甚至没有提及以色列的名字，只能表明阿以冲突到底是为了什么。 以色列再次呼吁实现和平，而这又成为它的阿拉伯邻国向其进行攻击的原因。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我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他想行使第二次答辩权发言。

沙依德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的发言将很短。 既然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种族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代表以犹太复国主义的角度谈了和平问题，那么我也想向大会谈一下我们的和平概念。 寻求和平的人应当寻求其组成部分——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我请以色列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拜恩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联合国中的各国都有其名称。把以色列称为犹太复国主义,我们完全不介意。我们对此感到十分骄傲。各成员都知道犹太复国主义是一项解放运动,一个国家可以为之骄傲。但我并没有被称呼名字,我认为主席应当作出裁决,联合国的国家都应该有名称。对这些国家应当以名称来称呼,不应该称其为实体。我也可以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称为一个恐怖主义实体,但我却不愿意这样做。

主席(以英语发言):已经注意到以色列的要求,我要求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遵照这一程序。

沙依德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对于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代表的要求我将置之不理,他借口程序问题打断了我的发言,我的理由很简单:我们对你是尊重的,特别是你--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再次请以色列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拜恩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刚刚要求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对联合国各个国家应以其正确的国名来称呼。可他没有这样做。他无视你的要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想再提及一下刚才我所说的话,我感到遗憾的是以色列的代表不得不再次打断辩论。我想各代表团都知道联合国有关国名的既成惯例。为了能够进行实质性的讨论,我希望辩论不要再次被打断。

我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继续发言。

沙依德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想再次重申我对你的尊重,关于程序问题我不想进行评论,而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代表却声称他有权来谈及这一问题。出于对你的尊重,主席先生,以及对其他出席会议代表的尊重,我将不予回答。

请允许我继续发言,谈一谈我国的和平概念,我们的概念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

主义概念完全不同,我们一向反对它们的概念,因为它们的概念不是基于正确或者正义的原则,并没有恢复那被掠夺土地的人们的权利。

那些寻求和平的人们应当寻求和平的组成的部分。那些寻求建立和平的人们应当掌握所有能够导致和平的因素。而这些因素绝对不是扩张、破坏和剥夺权利。和平有其客观因素。如果能够确立这些因素,那么就会建立起和平。否则,谈及和平只能是一句空话。在确立这些客观因素之前,谈和平只能是谎言,骗局。这些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消除侵略的所有形式,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准则作出承诺。发展

主席(以英语发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5分钟时间已到。

我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第二次行使答辩权发言。

侯赛伊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们认为臭名昭著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存在不利于我们地区的和平。我们这一地区不稳定与动乱的主要的根源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占领者的存在。这是主要原因。这一政权是以武力得以建立的,它把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赶进难民营,现在却又要求和平和大谈和平。这使我们想起这样一种情形,一个盗贼用武力破门而入,然后说,“让我们均分财产吧。”这正是犹太复国主义非实体代表的逻辑。

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基地不仅给中东的和平与安全带来威胁,同时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也是一个威胁。正如我早些时候所说的那样,我们认为要想在中东恢复和平,就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在整个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起自由独立的国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我请以色列代表第二次行使答辩权发言。

拜恩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我只想重申,希望你主席先生听到了伊朗代表的发言。他呼吁消除以色列国,在整个巴勒斯坦领土上另外建立起一个国家,用一句话来说这就是我们在中东的状况。这就是冲突所在。我们呼吁和平;他们呼吁消除国家。

下午8时10分散会。